



摘 要

儿童期同伴关系是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试图考察童年中期友谊与同伴接纳、孤独感的关系。研究使用横断研究设计和纵向研究设计,采用同伴提名法、问卷法,对武汉市一所小学 3、4、5、6 年级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

1. 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同伴接纳、孤独感五个变量中,除了消极友谊质量与同伴接纳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变量两两显著相关。

2. 友谊数量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显著,女生的互选朋友数量显著多于男生;4 年级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最多,3 年级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最少。

3. 积极友谊质量和消极友谊质量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积极友谊质量高于男生,消极友谊质量低于男生。消极友谊质量上还存在年级差异,六年级儿童要显著高于四年级儿童。

4. 积极友谊质量能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消极友谊质量能直接正向预测孤独感;同时,友谊数量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消极友谊质量也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

5. 同伴接纳正向预测了友谊数量,但不能通过友谊数量进一步预测孤独感。同伴接纳能正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并通过积极友谊质量进一步减少孤独感;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7. 纵向研究发现,互选朋友数量 1 年后的纵向变化会影响儿童的同伴接纳,但对积极友谊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积极友谊质量 1 年后的纵向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不显著。

8.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和积极友谊质量可以预测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性。

关键词: 友谊数量 友谊质量 同伴接纳 孤独感



Abstract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were focused on peer relations of childhood.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the present study tri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friendship, peer acceptance and loneliness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545 children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third grade to the sixth grade, completed friend nomination, 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and Peer Rating. Cross-section design and longitudinal design were employ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1. There are pairwise correlations among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friendship quantity, peer acceptance and loneliness, except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nd peer acceptance.
2. There was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 on scores of friendship quantity, and girls scored higher than boys, the children in the fourth grade have the maximum number of friends.
3. Gender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nd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nd girls scored higher than boys in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the contrary was the case in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Furthermo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grade difference on scores of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the children in the sixth grade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 were in the fourth grade.
4.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can versus predict loneliness directly, and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can forward predict loneliness directly; friendship quantity and negative friendship quality can predict loneliness indirectly by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5. Peer acceptance which can't predict loneliness by friendship quantity can forward predict friendship quantity and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nd peer acceptance predict loneliness by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has partial mediator effect between peer acceptance and loneliness.
7. There was significant time-testing difference on scores of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fter a year of interval children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After 1-year interval, the change of friendship quant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er acceptance, but the change of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hasn't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er acceptance.



8. Results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gender and positive friendship quality can predict the stability of children's friendship.

Key words: friendship quantity; friendship quality; peer acceptance; loneliness



1 文献综述

同伴关系在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社会能力的培养、学业的顺利完成以及认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邹泓，1997）。同时，儿童的同伴关系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水平的网络结构，友谊关系和同伴接纳是这一结构中的两个不同层面。友谊关系是在两个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关系，它不同于同伴接纳。前者是以个体为指向的双向结构，反映的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系；后者是一种以群体为指向的单向结构，反映的是群体成员是否接纳个体的态度。儿童除了一般的玩伴以外，通常会有比较亲密的朋友。我们发现，一些被同伴拒绝或欺负的儿童，可能因为亲密友谊关系的存在而减少适应或上的困难；另一些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却可能缺少亲密的友谊关系。因而，尽管同伴接纳是同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儿童形成和保持令人满意、具有支持性的一对一的友谊关系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肯定（sullivan, 1953）^①。

友谊关系给儿童提供了一个通过观察他人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机会，是儿童同伴关系中更具亲密性的一种关系。与一个或几个亲密朋友建立起友谊关系，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这种友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矛盾解决、亲密关心等社会技能的发展。友谊也从学校适应、心理适应两个方面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其中，心理适应不良又可以分为外化和内化行为问题。内化行为问题包括孤独、焦虑、抑郁、害羞、消极自我评价等。本研究选取孤独感作为后期适应的指标。

基于友谊、同伴接纳与孤独感方面的已有研究，本综述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儿童的友谊及其发展变化；（2）友谊关系与同伴接纳的相关研究；（3）儿童的孤独感；（4）友谊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5）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1.1 儿童的友谊及其发展

1.1.1 友谊的特点与功能

友谊是建立在合作、信任基础上的自愿、亲密的二维关系，反应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系，它具有亲密、信任、帮助、安抚、陪伴、肯定价值的特点。对

^① 转引自Rubin, K. H., Bukowski, W., & Parker, J. (1998).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In N. Eisenberg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5th edition):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619-700.



友谊关系的界定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友谊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而非一种简单的喜爱或依恋关系；（2）友谊是一种较为持久的稳定性关系；（3）友谊是以信任为基础，以亲密支持为情感特征的关系（张文新，1999）。Sullivan（1953）^①认为亲密、相互的友谊关系应该：促进人际交流技能的发展，包括对他人想法和情绪的敏感性、对他人幸福感的关心；对儿童正在发展的自我概念的肯定；提升儿童自尊；产生个体幸福感和预防孤独。但友谊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虽然友谊典型地具有肯定、分享、陪伴等积极特点，但有时也包括了冲突、嫉妒、背叛等。而且儿童能选择具有反社会特点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会反过来增加儿童个人的反社会倾向。

但总的来说，积极健康的友谊关系首先能够给儿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1）减少孤独感。朋友之间经常进行积极的互动，包括倾诉、合作等，这些行为是朋友之间互相感兴趣和互相关心的结果，所指向的是朋友之间共同的独一无二的情感联系。个体缺乏这种重要的情感纽带会导致孤独感的产生，缺乏亲密的友谊关系比没有喜欢他们的群体更容易让儿童产生孤独感。Parker 和 Asher（1993）以童年中期的儿童为样本，发现拥有一个朋友、友谊质量、受欢迎程度均对孤独感有预测作用，而且没有朋友的儿童要比那些至少有一个互选朋友的儿童更孤独。受欺负儿童所体验到的孤独感会因为拥有一个支持性的朋友而减轻（Schwartz et al., 2000）。（2）提供娱乐、减轻压力。儿童与朋友共同参与某种活动时，朋友会比一般玩伴的反应更富于感情色彩。儿童往往愿意花时间与朋友进行一些比较枯燥的活动，但对于仅仅认识的人，他们就不愿意这样做（Kanfer, 1981）。儿童会期望朋友能提供比一般玩伴更多的帮助，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得解决问题。他们也会对朋友的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也更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减轻悲伤（Farver & Branstetter, 1994）。因而，友谊关系对于儿童来说至少是家庭之外一个情感上的安全基地，虽然不能代替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但它可以帮助儿童更积极地迎接挑战，帮助儿童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减轻压力。

其次，积极健康的友谊关系还能促进儿童的自我概念和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朋友就像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儿童获得有关自我概念的知识。来自同龄人特别是朋友的肯定，能够促进儿童自豪感、自尊感和自我接纳的发展。Sullivan（1953）特别强调友谊在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适宜的友谊关系是儿童、青少年形成健康自我概念的必须条件。研究发现，拥有朋友的

^① 转引自Rubin, K. H., Bukowski, W., & Parker, J. (1998).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In N. Eisenberg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5th edition):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619-700.



儿童，其自尊水平比没有朋友的儿童高（张文新，1999），友谊的积极维度水平高与自尊的增加相联系（Berndt & Keefe, 1995），儿童的自尊与友谊质量明显相关（Keefe & Berndt, 1996）。

最后，友谊关系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儿童友谊数量和友谊质量能够预测其社会知觉、社会能力和适应性的变化（Bukowski & Newcomb, 1984; Ladd, 1990）。在青少年群体中，友谊质量低（敌意水平高、互惠程度低），往往较多地与酗酒、违法、抑郁和自杀行为联系在一起（Ladd & Kochenderfer, 1999）；如果他们与有社会问题的朋友交往，则会增加其吸毒和违法犯罪的程度（Ladd, Kochenderfer, & Coleman, 1996）。朋友描述自己较多的破坏行为的被试在一年中自我报告的破坏行为有所增加，女生自我报告的破坏行为比男生更多受到最好朋友的影响；友谊具有较多积极特征的被试在一年中课堂参与行为增加，友谊具有较多消极特征的被试增加了破坏行为（Berndt & Keefe, 1995）。儿童朋友数量的缺乏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若儿童与同伴长时间隔离，尤其是发生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会对其后期适应产生不良影响。

亲密的友谊关系也包含着矛盾，这一方面对友谊关系造成了威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好朋友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还具有改善和促进友谊关系的功能（Laursen, 1993）。毕竟友谊是一种愉快的、回报性的关系，即使儿童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会出现矛盾，但对于解决这种朋友之间的矛盾要比解决同伴之间的矛盾具有更强的动机（Hartup, 1996），他们会更快更友好地解决冲突，并仍然会涉足与朋友之间的下一次冲突，而不是像在非朋友关系中那样的，不解决冲突或者在冲突之后不再交往（Hartup & Laursen, 1999; Hartup, 1996）。在竞争性游戏中，儿童与其朋友之间更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在协商解决分歧时，朋友之间更愿意尊重对方的意见、要求和愿望（Laursen, Hartup, & Koplas, 1996）。这些解决矛盾、冲突的经验会促进儿童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从而起到改善和促进友谊关系的作用。

1.1.2 友谊的发展

儿童友谊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入托第二年，儿童在游戏伙伴的选择上就显现出一定的偏好；入托第四年，儿童更主动地选择游戏伙伴。此时，交友是一种途径或手段，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游戏使彼此获得满足和乐趣，分享早期生活中的积极情绪。但儿童之间的冲突较多，友谊关系也不稳定。进入小学阶段后，随着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和观点采择能力发展，儿童的朋友数量逐渐增多，忠诚和依靠是这一时期好朋友之间的重要特征。在童年中期，朋友是合作中的重要伙伴，冲突



对儿童而言是不可容忍的 (Berndt, Hawkins, & Hoyle, 1986), 但这一阶段的友谊大多发生在同性之间。到青少年时期, 朋友之间交往的深度增加了。此时, 陪伴和亲密交流是交往的中心内容, 朋友成为青少年获得亲密感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友谊关系的发展存在着年龄差异。建立和保持朋友关系要求一定的社会情感和社会认知技能, 包括观点采择能力、情绪识别能力、交流技能、自我约束能力、对他人意图、期望和信念的理解能力、问题解决技能。这些能力在童年阶段逐步发展起来, 由此带来了儿童对友谊的感知、期望的变化。学前儿童时期, 友谊关系已经出现, 我们能看到儿童在彼此之间或小群体中表现出合作游戏和高频率的交换行为; 儿童在童年早期已开始对朋友和非朋友做出区分 (Newcomb & Bagwell, 1995); 到童年中期, 友谊建立在分享原则和个人质量之上, 交流、游戏、竞赛频繁; 到青少年期, 友谊是相互支持的, 并表现出亲密、开放、诚实的特点 (Parker & Gottman, 1989)。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较多关注了儿童友谊关系中的个体差异, 而较少涉及到友谊关系的发展变化。

友谊关系的性别差异是友谊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男孩和女孩都需要朋友的赞同、支持和陪伴, 但女孩希望从朋友处获得更多的帮助, 而男孩更强调交往过程中的平等和互惠 (万晶晶, 2002)。男孩的社会网络比女孩大, 但女孩拥有更多的亲密朋友, 而且男孩的同伴关系比女孩同伴关系的排他性要小一些 (张文新, 1999)。在与朋友发生冲突时, 女孩比男孩更可能从一种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评判一个朋友的错误行为 (Hartup, 1993); 男孩比女孩更可能对很喜欢的同伴表达气愤 (Fabes, Eisenbdg, Smith, & Murphy, 1996)。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男孩和女孩的同伴文化之间的差异 (Berndt, 1996)。McCoby (1990) 认为, 男女孩童玩耍偏好和群体结构差异, 导致了他们友谊质量存在显著差异。邹泓 (1998) 认为女性特征, 如感情细腻、需要肯定等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差异。刘在花、许燕 (2003) 认为, 还可从男孩、女孩不同同伴经历来解释: 男孩友谊是广泛的, 通常与一群同伴有良好友谊, 而女孩友谊则是集中的, 常常以二元形态出现, 这使得女孩对友谊关系中的冲突更加敏感、更具有排他性。

1.1.3 友谊的稳定性

友谊稳定性也就是儿童跨时间保持朋友关系的能力, 它是孤独感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 (Ladd, 1990; Parker & Seal, 1996)。只有当友谊关系是稳定的时候, 它才能发挥对不受欢迎儿童适应困难的缓冲器作用 (Sanderson & Siegel, 1995)。



大部分儿童的友谊会随时间发展出现一定的变化,最初儿童之间相互熟悉会帮助他们建立起友谊关系,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这种关系,但最后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朋友之间的彼此联系变少,甚至与其他儿童建立起亲密友谊关系,以致原有的友谊关系变淡或者结束。从本质而言,友谊应该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许多研究者认为儿童期友谊关系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以后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友谊关系的稳定性(Epstein, 1983)。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青少年早期的大部分友谊关系会持续几个月;从4年级到8年级,友谊稳定性不会发生本质变化(Berndt, 1982)。总的来说,友谊稳定水平甚至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期都相当低。

已有研究在友谊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上,结论尚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男孩和女孩在友谊稳定性上不存在性别差异(Berndt, 1982)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友谊稳定性上的性别差异是由男孩和女孩在朋友网络特征和交往特点上的差异带来的(Eder & Hallinan, 1978)。另外,研究者还考察了在不同的国家中儿童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的比率。Schneider等(1997)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状况,样本均来自大城市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儿童,其中加拿大(男孩, 58%; 女孩, 62%)和意大利(男孩, 62%; 女孩, 79%)儿童友谊关系稳定性比较高;另一项以法国儿童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以朋友单向选择为标准时,儿童在半年间保持友谊关系稳定的比例为51% (Monique Allès-Jardel et al., 2002)。

因而,在儿童友谊关系稳定性方面的研究总体表明,在儿童期,友谊关系稳定性水平并不高,但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尚不明确。回顾我国关于儿童友谊关系方面的研究,少有研究者关注到儿童友谊关系稳定性的问题。

1.1.4 友谊数量与友谊质量的关系

按照 Bukowski 等人(Bukowski & Hoza, 1989)的观点,友谊关系中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是友谊的数量,即儿童拥有的相互认可的朋友;二是友谊的质量,如朋友之间提供的支持、陪伴或冲突水平。友谊数量反映了儿童的人际活动范围、乐群性以及行为的被接纳程度,友谊质量更侧重反映儿童维持亲密、长久人际关系的技能,如分享、亲近等。友谊质量得分高的儿童不一定有较广的好朋友关系,可能仅仅维持了一对一的特殊关系,而获得较多同伴认同的儿童,也不一定能发展深入、持久的单一朋友关系,尤其在学龄儿童中,学绩表现、教师的评价往往成为儿童社会性表现的重要干预因素,如有的儿童学习成绩优秀、遵守纪律,是老师树立的榜样,在同学中有广泛的被认同性,而社交技能却极差,与同学相处很被动,不会表达亲密、好



感等特殊感情,不善于处理矛盾、冲突,包容性差等。而有的儿童可能有很多的缺点,如打架、撒谎、学习差,他/她的人际吸引力极差,却发展了较强的亲密交往技能,能够维系牢固的友谊纽带,有坚定的“追随者”。因此儿童的友谊数量与友谊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自反映了儿童社会交往的不同方面。对友谊关系的内部结构做出具体的细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儿童的友谊体验。在友谊结构内部有两对关系需要把握,即友谊数量与友谊质量的相互关系、积极友谊质量与消极友谊质量的关系。

首先在友谊数量与友谊质量的相互关系上,有研究者认为受欢迎的儿童(可以用友谊数量中被提名的朋友次数来反映)更可能建立起高质量的互选友谊关系(Bukowski et al., 1996; Nangle et al., 2003)。但还有研究者认为受欢迎儿童拥有高质量的友谊关系的观点没有可靠的证据,如 Eckert (1989) 观察了学校环境中受欢迎的青少年,发现他们并不比不受欢迎的青少年更能建立起支持性的友谊关系, Demir 等人 (2004) 的研究也证明受欢迎程度与友谊质量是两个独立的维度。这一方面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都建立在受欢迎程度能反映友谊数量的基础上,虽然这一基础有研究者给予了证实 (Bukowski & Hoza, 1989; Bukowski, Hoza, & boivin, 1993), 但直接考察友谊数量对友谊质量影响的研究为数甚少。在本研究中,我们拟通过纵向研究,考察友谊数量的增加是否会带来对友谊质量的积极评价。其次,在积极友谊质量与消极友谊质量的关系上,儿童感受到的友谊关系中的高冲突是与低水平的友谊质量相联系的 (Demir & Urberg, 2004)。虽然有研究表明在友谊冲突之后,友谊关系可能得以维持甚至得到改善 (Laursen, 1993), 但仍然会对积极友谊质量的感知产生影响,至少是在冲突发生的一段时间之内是如此。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相关关系,消极友谊质量是否能够负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1.1.5 友谊的测量

友谊的测量标准和维度仍然存在许多争论。Bukowski 和 Hoza (1989) 提出了友谊研究的层次模型,第一层次:两个个体之间是否存在双向选择的积极的情感关系——友谊;第二层次:友谊的范围,即拥有的相互认可的朋友的数量;第三层次:友谊的质量,即朋友之间提供的支持、陪伴或冲突水平。这一模型已成为评价友谊的基本框架 (邹弘, 1998)。

朋友数量的测量一般是用最好朋友限制提名法,让被试按照亲密关系的程度,写出三个最好朋友的名字,不足三个或没有的应按实际情况填写。主试将相互把对



方视为第一个最好朋友的对子视为最好朋友。在放松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把只要在三个提名中相互选择的朋友对数作为最好朋友数。也有研究者将朋友提名区分为最好朋友提名、好朋友提名、朋友提名,从而区分出不同范围和亲密程度的朋友圈子。

如何测量儿童友谊关系的质量和特点?在现有的研究中通常采取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

问卷法即采用友谊质量问卷(FQQ),请儿童和成人评价与特定朋友之间某种互动的频率(如:冲突、亲社会行为、自我袒露),或判断对友谊关系特定描述的真实程度(如:让彼此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关心彼此的情绪、帮助彼此摆脱困境、倾诉彼此的问题)。因为没有广泛接受的关于儿童友谊的理论基础,研究者通常基于自己的实证工作或过去其他研究者得出的一致、重要的研究结论,编制友谊质量测量问卷。因而,在友谊质量问卷具体维度上存有争议。Giordano 等人(1986)曾提出测量的三个维度:内在的(如谈话、相互信任)和外在的(如财物、信息)奖励;相互作用与影响模式(如与朋友一起度过的时间,对遵从团体规范施加的压力)和对友谊变迁的反应(如冲突的数量,忠诚的程度)。Berndt 和 Perry (1990)认为可以从积极属性(如亲社会行为、亲密、信任)和消极属性(如竞争、冲突)以及交往频率等方面评价友谊质量。Parker 和 Asher (1989, 1993)则采用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与背叛及冲突解决策略六个维度编制了友谊质量问卷。研究者一般采纳 Parker 和 Asher 的观点编制友谊质量问卷。

Ladd 和 Kochenderfer(1996)提出了另一种有关友谊质量测量的分类,他们认为,在友谊质量的测量中,需要对“友谊过程”和“友谊储备”做出区分,友谊过程是互动过程中可观察的特点,它们会影响友谊关系的质量,这可能包括自我袒露、说闲话、亲社会行为、冲突及其解决。另一方面,友谊储备指友谊提供给儿童的潜在好处,包括安全感、信任、亲密、肯定、陪伴、支持等,这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做准备。但原则上,友谊储备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友谊过程来预测。国内研究者邹泓等(1998)修订了友谊质量问卷,包括友爱、亲密、可以信赖的同盟、有益的帮助、安抚、陪伴、肯定价值和归属感、冲突和背叛 9 个维度,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指标,但测量对象是中学生的友谊质量。

观察法和访谈法通常被用来研究现实情境中儿童的友谊质量。例如,使用观察法研究朋友之间互动的频率、稳定性和情感质量(Gottman, 1983; Hartup et al., 1988)。儿童之间的交谈、亲近、相互强化、自我袒露、控制、情感共享、合作、攻击、冲突与冲突解决等指标都是可以在自然情境中进行观察和记录的。访谈法也



可以用来确定朋友的数量,报告友谊关系的特点和质量。由于这两种方法受研究者素质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友谊质量维度都能采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因而在应用上的广泛性不如问卷法。但这种方法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问卷法无法提供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儿童自我报告中的偏差和局限。

对于友谊关系的研究者而言,更大的困难是客观的、可观察的友谊特点与主观的、不可观察的但却同样重要的友谊特点(如感受到的亲密、信任、支持)之间的矛盾。一些研究者认为尽管儿童在自我报告中存在明显的偏差,但儿童对其友谊的主观感知仍是最好的测量方式。这是因为儿童对与朋友之间的情感纽带特点和意义的认知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儿童对友谊的看法塑造了他们的行为,也反映了他们对朋友行为的解释。毕竟友谊是存在于两个儿童之间的二维关系,儿童给这种关系带来了什么,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只有儿童自身最清楚。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依赖于个体的特点。例如,被拒绝儿童、攻击儿童认为他们在同伴群体中所受评价要比实际上的积极得多,因而,即使儿童能通过自我报告提供关于其友谊的主观感受,但这种感受可能是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另一方面,即使采用观察的方法,观察者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因而,不少研究者也尝试将问卷法和观察法结合,多方法多维度考察儿童友谊质量。

总的来说,友谊质量的某些信息可能更适合用某种方法来获取。例如,Newcomb和Bagwell(1996)在他们的元分析中发现,观察策略常被用来研究积极参与的特点,比如合作、情感分享、交谈,但报告法常被用来评估关系特点,如相似、平等、喜欢。而且在评定儿童与朋友和非朋友之间在亲密特点方面(如相互亲近、忠诚、喜欢)的差异时,更常使用儿童的自我报告,而不是观察者或成人的报告。

1.2 儿童的孤独感

1.2.1 孤独感的特点与影响

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弥漫性的心理状态。人本主义研究者认为,孤独感是个体对交友多少与交友质量的主观感受,它主要由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消极评价、个体基本的社会技能的缺乏这两种人格特征所引起;“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令他满意的程度低于他的期望时,孤独感就产生了(黄洁华,2000)。”Asher认为孤独感在理论上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或者个体对于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的主观感受。情感上的孤独理论上来源于与他人亲密依恋关系的缺乏(Betsy, William, & Susan, 2000)。我们会发现,尽管儿童可能只与很少的同伴交往,但如果他对



这种交往满意,就不会产生孤独感;相反,如果儿童虽然有很多朋友,但仍感到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友谊关系,就会产生孤独感。

孤独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Cassidy 和 Asher (1992) 发现,被同伴拒绝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孤独。俞国良等(2000)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Margalit(1995)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儿童的孤独感经常是和同伴关系困难联系在一起的,而儿童不被同伴接纳的原因又多与他们的不良社会行为和贫乏的社会交往能力有关。社会技能、问题行为、人格特征、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儿童的孤独感产生影响。

孤独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就能体验到。研究发现,在小学儿童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孤独感(Cassidy & Asher, 1992; Margalit & Ben-Dov, I., 1995),甚至幼儿园的儿童也能理解孤独感(Cassidy & Asher, 1992)。对于孤独感的描述和排解方式上,儿童已经非常关注同伴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赵冬梅, 2002)。

1.2.2 孤独感的测量

对儿童孤独的测量始自 Asher 等人(Asher & Hymel, 1984)编制的儿童孤独问卷。该问卷分为四个维度:(纯)孤独感(如在班上我常感到孤独)、对自己社交能力的评价(如在班上我善于和同学一起做事情)、对目前同伴关系的评价(如在班上我没有什么朋友)、对重要关系需要未满足程度的知觉(如需要帮助时,我在班上找不到愿意帮助我的人),以上四个维度代表了孤独感的不同侧面。Asher 等提供了关于这一问卷的良好心理测量特性,初步探讨了不同社交地位儿童的孤独感(周宗奎, 范翠英, 2001)。

但由于孤独感的影响因素很多,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对孤独问卷进行修改或重新编制。例如,Marcoen 和 Brumagne (1985)在考察与同伴相关的孤独感和与父母相关的孤独感时,将孤独感分为四个维度,即与父母相关的孤独感、与同伴相关的孤独感、厌烦、独处的愿望,采用四点记分法。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1.3 友谊与同伴接纳的相关研究

1.3.1 同伴接纳的界定与测量

同伴接纳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向结构,反映的是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



喜欢、接纳或排斥(邹泓, 1997)。同伴群体关系提供给儿童的是自己是否属于某个同伴群体的经验, 个体可以从中获得归属感, 即一个人属于群体或被其接纳的感受。具有良好同伴群体关系的儿童会表现出友好、谦虚的品质, 焦虑水平比较低, 并且能顺利适应环境(张文新, 1999)。

同伴关系的测量有多种被认可的较成熟的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 所用的方法略有差异, 但基本上都是传统的社会测量法的变式。主要有:

第一, 同伴评定法, 即要求儿童对同伴群体中的每个成员进行评定。研究者给儿童一份同班同学的名单, 让他/她在一个 5 点量表上表明其对每位同学的喜欢程度。由同班同学给予每个人的平均分数转为标准分数即为这个人的同伴接纳程度, 分数越高, 表明越受欢迎。然后根据同伴接纳水平的高低, 将被试分为受欢迎组、不受欢迎组和一般组(Asher, 1997)。这种方法虽然涉及一些伦理道德问题(如评价自己不喜欢的同伴会感到不舒服), 但该方法比较可靠、有效。

第二, 同伴提名法, 即在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班级)中, 让每个人根据所给定的同学名单或照片进行限定提名, 让每个儿童选出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同伴。将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相结合, 按照一定的标准把被试分为受欢迎、一般、被拒绝、被忽视和矛盾五种类型(Coie et al., 1982)。但在测量过程中, 如果儿童忽然忘记自己最喜欢或最不喜欢谁, 结果就会缺乏准确性, 并且这种测量不能给出那些处于“最喜欢”和“最不喜欢”中间段儿童的相关信息。

研究者发现, 即使 3 至 5 岁的孩子也能对社会测量量表做出恰当的反应(Denham et al., 1990), 并且同伴提名或评定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 因而表明社会测量法可以有效评价儿童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交地位(Shaffer, 2002)。有的研究会同时用到以上两种方法, 以评价所得结果的效度。

1.3.2 友谊与同伴接纳的相关性

一些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所拥有的朋友数量和友谊质量与他们在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一些受欢迎的儿童甚至没有一个好朋友, 而一些有最好朋友的儿童可能并不受欢迎(Hymel & Asher, 1984)。Parker 和 Asher(1993)探讨了同伴接纳与朋友数量和友谊质量的关系, 研究表明, 如果以在三个好朋友提名中做出双向选择为标准, 77.6%的儿童至少有一个好朋友, 其中不受欢迎的儿童占 45.3%, 一般儿童占 82.3%, 受欢迎儿童占 93.8%; 如果以双方均选择对方为第一好朋友为标准, 那么仅有 54.9%的儿童有好朋友, 其中一般儿童占 58.2%, 受欢迎儿童占 69.5%, 不受欢迎儿童仅占 29.3%。这说明同伴接纳水平



高的儿童在不同标准下拥有朋友的比例均高于一般和被拒绝者。对同伴接纳水平不同的儿童友谊质量的分析表明,除在陪伴、娱乐这一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外,不受欢迎儿童报告自己的友谊关系中肯定、关心、帮助、指导明显少于受欢迎儿童和一般儿童,亲密袒露、交流明显低于受欢迎儿童,而冲突背叛明显高于一般儿童,却不明显高于受欢迎儿童。

我国学者邹泓等(1998)以中学生为样本进行的研究表明:友谊与同伴接纳水平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些低接纳的被试至少有一个最好朋友,而一些高接纳的被试却没有一个最好朋友。然而低接纳者在友谊质量的大多数维度上都明显低于其他被试。这一结论与 Parker 和 Asher 对美国小学生的有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研究者在承认友谊关系与同伴接纳是儿童同伴关系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基础上,并没有将同伴接纳与友谊关系截然分开。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同伴接纳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儿童的友谊状况,但同伴接纳水平不同的儿童在友谊数量、友谊质量的某些维度上存在差异。在友谊数量上,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在结交更多朋友上占优势;在友谊质量上,低接纳者友谊关系的积极特征更少、消极特征更多。

1.4 友谊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以Asher等人的研究为标志,儿童的孤独感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友问题成为国外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孤独感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被拒绝的儿童都报告了强烈的孤独感,有些受欢迎儿童也报告了孤独感。那么孤独感也许不仅与被同伴拒绝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有关,而且也与他们是否有最好朋友或其他因素有关。威斯(Weiss, 1974)^①假设强烈的情感纽带的缺乏将导致孤独感,因此儿童,至少青少年,没有亲密的友谊似乎比没有喜欢他们的群体更易体验到孤独。拥有一个好朋友对于那些低接纳而没有报告强烈孤独感的儿童具有积极的社会情感支持作用,而受欢迎却没有好朋友的儿童同样会体验到深深的孤独感(邹泓、周晖、周燕, 1998)。由此可见,反映同伴间双向水平状态的友谊关系与孤独感间也存在着较强的联系。研究者多从友谊数量(有多少同伴选择某个儿童作为朋友,以及建立起来的互选友谊关系的数量)和友谊质量(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等)两个方面,考察友谊关系对孤独感的影响。

^① 转引自 Shaffer, D. R. (2002).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6th ed.) Thomson learning. 597-609.



1.4.1 友谊数量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友谊数量相对于友谊质量而言,对孤独感的影响要小一些,甚至有研究者得出了在学校环境中,朋友的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最好的朋友的结论(廖红、张素艳,2002)没有最好朋友的中学生比有最好朋友的中学生更孤独(邹泓,1998)。但国外的研究者仍然发现了友谊数量与孤独感之间有意义的结论。受欺负儿童所受到的伤害以及体验到的孤独感会因为拥有一个支持性的朋友而得以减轻(Parker & Asher, 1993; Schwartz et al., 2000)。Demir (2004)的研究也发现,对于与异性或同性友谊关系不满的青少年报告的孤独感高于感到满意的青少年,并且亲密朋友的数量越多孤独感水平就越低。Parker 和 Asher (1993)的研究表明,除了较低的同伴接纳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或者没有朋友的儿童,他们的一些重要的社会交往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孤独感的产生。如果能有一个互选朋友,即使儿童的同伴地位低,也会有利于降低孤独感。对于友谊数量能否预测孤独感的问题,本研究就将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1.4.2 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研究者一般把友谊质量区分为积极友谊质量和消极友谊质量两个维度,其中积极友谊质量主要评价的是儿童与好朋友在亲密交流、交往娱乐、帮助指导、肯定关心、冲突解决等方面的状态;消极友谊质量一般评价的是儿童与好朋友在冲突与背叛等消极方面的状态。除了冲突与背叛维度与孤独感有正相关外,其余5个维度都与孤独感呈负相关(Parker & Asher, 1993)。Hodges(1999)等人的研究发现,友谊质量对儿童的孤独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积极友谊质量高的友谊关系是与自尊水平的提高(Berndt & keefe, 1995)和孤独感的降低(Parker & Asher, 1993)相联系的。Bukowski et al. (1993)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发现了与假设一致的结论,即友谊缓解了不受欢迎儿童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同伴拒绝会对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接受水平造成消极影响,但 Vernberg's (1990)发现青少年与好朋友亲密水平高会降低这种负面影响。

友谊消极特征对孤独感的影响也得到了研究。Ladd (1996)等人对学前儿童的友谊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在学期中与朋友有较多冲突的男孩,到学期末,对学校的喜爱程度和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都下降了,并在孤独感上水平上升。Parker 和 Asher (1993) 和 Ladd, Kochenderder 和 coleman (1996)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友谊关系具有高冲突性的儿童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孤独感。

由此看来,除了同伴拒绝因素外,没有朋友或虽有朋友却不能满足重要的关系



需要都与孤独感有关(Parker & Asher, 1993)。

1.5 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同伴接纳水平较低的儿童会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孤独感,这一结论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其中有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的幼小儿童(Cassidy & Asher, 1992),有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儿童(Crick & Ladd, 1993),有六年级或七年级到八年級的早期青少年(Parkhurst & Asher, 1992)。这些研究表明,即使是幼儿园的儿童也能觉察到同伴群体中的交往困难,并体验到被同伴拒绝的不愉快感(Cassidy & Asher, 1992)。国内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邹泓(1993)的研究表明不受欢迎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孤独。俞国良等(2000)也发现儿童的同伴接纳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周宗奎等(2001)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孤独感是按受欢迎儿童—一般型儿童—被忽视儿童—被拒绝儿童的顺序依次递增的,儿童社交地位越不利,其孤独感越强。

同时,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也考虑了友谊变量。研究表明,没有最好朋友的儿童明显比有最好朋友的儿童更孤独,朋友可能为不受欢迎的儿童提供了抵制孤独的缓冲器(邹泓, 1997; Parker & Asher, 1993; Bukowski et al., 1993; Renshaw & Brown, 1993)。友谊的积极作用在所有同伴接纳水平上都得到了体现,即使儿童结交的是有品行问题的朋友,他们报告的孤独感也比没有朋友的儿童低(Brendgen, Vitaro, & Bukowski, 2000)。这也就是说友谊变量可能影响了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比较低,其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应该比较高,但由于有支持性的朋友关系存在,他/她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与其他同伴接纳水平的儿童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邹泓(1998)的研究表明,友谊地位、有无互选朋友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那么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关系中,友谊变量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拟从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入手,考察同伴接纳对孤独感的预测关系。



2 问题的提出

2.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儿童在与同伴的交往中,获得了交往经验,促进了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在进入童年中期以后,儿童不仅与更多的同伴交往,而且也更积极地建立和维持与朋友之间的亲密友谊关系。友谊作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缓冲器,对其适应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儿童不仅需要获得同伴群体的接纳和认可,还需要在与朋友相处过程中获得亲密感和信任感,并需要朋友的支持、帮助和肯定,需要朋友的安抚和陪伴,这是普通的同伴关系所不能提供的。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同伴接纳层面(邹泓, 1997),对儿童友谊关系的研究不多,因而有必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同时,友谊变量内部关系如何,国内的研究者较少涉及,探明这一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友谊关系的结构。

虽然同伴接纳和友谊是儿童同伴交往经验中的两个不同层面,前者反映的是群体水平的交往经验,后者反映的是双向水平上的交往经验,但二者仍然存在紧密联系。儿童与朋友的交往经验会带来行为和社会认知上的重要变化(Parker & Asher, 1993),因为友谊和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存在角色期望和责任义务,这可能会对儿童的人格特点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提高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国内尚无相关研究。

孤独感是儿童情感适应的重要指标,孤独感可以预测其它的情感适应问题,并对一些行为问题的发生产生影响。而小学儿童中也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孤独感(Cassidy & Asher, 1992),尽管儿童可能与很多同伴交往,但因没有好朋友仍然感到孤独;甚至有些儿童已经拥有了在别人看来数量较多的友谊关系,却对友谊关系不满,从而感到孤独;而有些儿童只与少数几个朋友交往,却对友谊关系满意,因而不感到孤独。这些现象不是同伴接纳层次所能解释的,这种孤独感的产生需要借助友谊关系的研究。

因而,将友谊关系与同伴接纳、孤独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2.2 选题的意义

（一） 理论意义

1. 友谊关系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更多地参与同伴之间的交往，这种转变为儿童的情感和社会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到童年中期，有超过 30% 的儿童与同伴进行社会交往，与朋友形成的亲密友谊关系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毕竟友谊是建立在合作、信任基础上的自愿的亲密双向关系。那些不受欢迎、被拒绝、被孤立的儿童在较大的同伴群体中仍然会有朋友，然而一些受欢迎的儿童反倒很少甚至没有互选朋友。Gest 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在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儿童中，被同伴群体拒绝群体中约有 39% 的儿童至少有一个互选朋友，然而受欢迎群体中有 31% 的儿童没有互选朋友。友谊起着缓冲器的作用，它减少了群体接受性中存在的问题，如被拒绝、被欺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友谊及其所提供的合作和亲密机会，儿童将不能获得进入青年期和成人期后与他人建立成功关系所需的社会技能。因而，进一步探明友谊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友谊关系在儿童期的稳定性是发展心理学所关心的问题。

2. 扩展对友谊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

描述友谊状态的指标较多，大致可以区分为友谊量的指标和友谊质的指标。在国内现有关于友谊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将友谊质的指标作为预测变量，考察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邹泓、周晖、周燕，1998；刘在花、许燕，2003），而较少关注友谊关系内部各变量的关系。本研究中，我们对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与友谊冲突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在国外的研究中，研究者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Demir & Urberg, 2004）。同时，友谊关系上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也将得到考察，这有利于认清友谊变量之间的关系。

3. 进一步了解儿童友谊与同伴接纳之间的关系

同伴接纳与友谊对儿童的发展与适应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那些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可能没有最好朋友，而那些同伴接纳水平低的儿童可能拥有几个好朋友。但并不意味着同伴接纳与友谊是截然分开的。同伴接纳水平提高，可能使儿童有更多结交朋友的机会，而与朋友的良性相处也可能提高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Nangle et al., 2003），但是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的预测关系；采取纵向研究方法，进一步探讨友谊关系的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



4. 深化友谊与孤独感关系的认识

已有的研究中,对儿童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关注较多。但较多集中于同伴接纳层面,而较少涉及到友谊关系对孤独感的影响。国内少数研究提供的仅仅是有无朋友、友谊质量和同伴接纳对孤独感预测作用(邹泓、周晖、周燕,1998),这种预测作用是怎样发生的,其内部作用机制如何,国内研究者尚未关注。本研究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拟合,从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两个方面建立友谊关系对儿童孤独感影响模型。这有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孤独感的产生机制。

(二) 实践意义

1. 为临床上减少孤独感提供依据

从友谊关系角度考察孤独感的产生机制,可以为临床上改善儿童的友谊关系和减少孤独感提供依据。孤独是所有精神病理学的一个基本成分,努力减轻孤独感是人类大部分行为的中心动力因素(Sullivan, 1953)。长期的孤独最终会造成人格障碍,引起社会适应困难。比较友谊关系变量、同伴接纳对孤独感的预测路径对于有效帮助和指导儿童与朋友的交往,缓解孤独感甚至其它消极情感都是有帮助的。

2. 有助于指导教育工作者帮助儿童更好地实现社会化

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帮助他们与他人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同时我们注意到,当前中国推行的人口政策,造就了一批批独生子女,他们缺少兄弟姐妹的陪伴,缺少充分的与同伴交往的机会。此时,与朋友的亲密关系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帮助儿童认清自己,也给他们提供了提高社交技能的平台。但是,友谊关系中并非总是充满着美好的东西,儿童的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上状况如何,是否存在性别、年级差异;友谊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友谊是如何影响儿童同伴地位和情绪体验的,弄清以上问题,才能够理解与之相关的儿童交友现象,更好地帮助和指导儿童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2.3 以往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成功结交朋友、维持友谊关系是儿童的重要社交背景,也是儿童社交能力的表现。友谊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儿童与朋友的交往与一般玩伴不同,除了亲社会行为会更多以外,冲突也会更多。尽管对儿童友谊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或改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友谊数量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尚不明确

友谊数量是否能预测孤独感,以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尤其是对于以中国儿童为样本的研究中,研究者感兴趣的仅仅是友谊质量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而很少将



友谊数量纳入考察范围,尚不清楚友谊数量对孤独感的作用如何。鉴于此,本研究将友谊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维度,考察其是否对中国儿童的孤独感产生影响。

2. 友谊变量内部关系尚不明确

研究者在友谊关系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社交地位、自身特点对友谊关系的影响;友谊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的友谊关系,但对于友谊变量内部的关系如何却较少涉及。而了解友谊变量的内部关系,可以深化对友谊结构的认识,加强对某些友谊指标的预测能力。本研究拟对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较少考察友谊关系的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

友谊在满足儿童交往需要的同时,也对儿童的个性和行为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带来了儿童友谊数量和友谊质量上的变化,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友谊的变化来预测儿童同伴接纳水平上的变化呢?国内还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弄清这一问题,可以帮助实践者通过了解儿童的交友状况来评价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本研究试图通过纵向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

4. 研究方法上尚有改进的余地

在友谊关系对适应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从友谊关系变量预测儿童的适应状况,如邹泓、周晖、周燕(1998)考察了同伴接纳水平不同的中学生的友谊地位、友谊质量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但我们注意到,友谊关系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复杂的关系,多元回归的方法可能没有考虑到预测变量之间的共同变异,如本研究中的同伴接纳与友谊之间就存在共同变异,而结构方程模型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在考虑预测变量之间关系的同时,考察多个变量对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共同效应。本研究中,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拟合数据,建立友谊关系对孤独感的预测模型,以及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的预测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目的

1. 考察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上的性别、年龄差异。
2. 考察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相关性。
3. 考察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的预测路径。
4. 考察友谊数量变化对积极友谊质量的影响。
5. 考察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
6. 考察影响友谊稳定性的因素。

3.2 研究假设

1. 友谊变量、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2. 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上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3. 友谊数量能够直接预测孤独感，同时也通过友谊质量预测孤独感。
4. 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产生影响。
5. 友谊数量的变化会积极友谊质量、同伴接纳水平；积极友谊质量的变化会影响同伴接纳水平。
6. 积极友谊质量是友谊稳定性的预测因素。

3.3 研究方法

3.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抽取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6 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的搜集分别于 2003 年 6 月 (T1) 和 2004 年 6 月 (T2) 进行。被试情况见表 3.1。



表 3.1 被试基本情况

年级	施测时间	年龄			性别		小计
		最小	最大	平均	男	女	
3	T1	8.28	11.84	9.14	70	52	122
	T2	7.85	12.27	9.18	68	49	117
4	T1	8.50	11.14	10.13	71	53	124
	T2	9.28	12.84	10.17	68	51	119
5	T1	9.42	12.60	11.11	100	100	200
	T2	9.50	12.14	11.13	73	50	123
6	T1	10.89	13.27	12.12	72	54	126
	T2	10.42	13.60	12.12	94	92	186
总计	T1				313	259	572
	T2				301	244	545

3.3.2 研究工具

友谊质量问卷 (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

该量表评价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量。共 18 个项目, 是 40 项的《友谊质量问卷》(Parker&Asher, 1993) 的简表。原量表有 40 个项目。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这六个友谊维度。其中前五个维度得分合计为积极友谊质量, 最后一个纬度得分为友谊冲突, 并分别在班级内标准化。Cronbach' s alpha 为.76。

儿童孤独量表 (Children' s Loneliness Scale)

采用 Asher 等人 1984 年编制的专用于 3~6 年级学生的儿童孤独量表, 该量表包括 16 个孤独项目 (10 条指向孤独, 6 条指向非孤独) 和 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 (为使被试在回答时放松一些), 因子分析表明插入项目与负荷于单一因子上的 16 个孤独条目无关, 16 个孤独项目的 Cronbach' s alpha 为.92。计算 16 个项目的平均分 (反向记分的题目先要进行转换), 得到儿童的孤独感得分, 得分越高, 表示孤独感越强, 这一记分方法在国内外都被广泛采用 (Schwartz et al. , 2000; Warman & Cohen, 2000)。

朋友提名 (Friend Nomination)

非限定提名法, 请儿童根据班级名单表, 在问卷上分别填上自己在班内的朋友、好朋友、最好朋友的编号, 然后分别计算每个儿童的朋友、好朋友、互选朋友数量。本研究以每个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作为友谊数量的指标, 并在班级内标准化。



同伴评定 (Peer Rating)

给儿童提供一份班级名单表, 要求他们根据对每个同学的喜欢程度, 在一个 5 点量表上对班级中的每个成员进行评定。然后由同班同学给予每个人的平均分数转换为标准分数, 作为这个人的同伴接纳分数, 分数越高, 表明越受欢迎。

3.3.3 施测与数据整理

1. 2003 年 6 月和 2004 年 6 月的数据均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和美国孟菲斯大学合作的“童年期同伴关系的发展: 中美比较研究”数据库。主试为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每班四名主试。在 3~6 年级施测时, 由主试向被试说明问卷的目的与要求, 解释指导语并严格控制程序。主试要求儿童作答时先完成一个量表后再做下一个量表, 完成全部量表后, 由主试检查问卷是否存在漏答、错答现象, 如有问题订正后再收回。所有的施测问卷均当场收回。整个数据库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较多, 因此测查分两次完成, 一次 40 分钟, 两次调查的时间间隔为 1~3 天。

2. 全部测量结果由 Filemaker 4.0 录入整理, 由 Spss11.5 和 Lisrel8.30 统计数据。



4 研究结果

4.1 横断研究结果

4.1.1 友谊变量、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相关

横断研究中,友谊变量3个维度分数(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同伴接纳分数与孤独感间的相关,见表4.1。

表4.1 孤独感、同伴接纳、友谊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1 孤独感	2 同伴接纳	3 积极友谊质量	4 消极友谊质量	5 互选朋友数量
1	—				
2	-.347**	—			
3	-.367**	.275**	—		
4	.247**	-.049	-.203**	—	
5	-.270**	.467**	.338**	-.109*	—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由表4.1可知,孤独感与同伴接纳、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同伴接纳、积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而消极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同伴接纳与积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消极友谊质量不相关;积极友谊质量与消极友谊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互选朋友数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友谊质量与互选朋友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以上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友谊变量、同伴接纳与孤独感间存在广泛的相关。

4.1.2 友谊变量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本研究中,由于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所以我们通过MANVOA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友谊变量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和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Lambda=0.981, F=1.127, df=(9, 545), p=0.338, ns$)。因而我们除去不显著的交互效应项,设置非饱和模型进一步检验年级和性别主效应,结果显示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都显著(见表4.2)。进



一步采用一元方差分析 (post hoc univariate ANOVAs) 来对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进行检验。

表 4.2 年级和性别差异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非饱和模型)

	λ	F	df	p
年级	0.945	3.427	9, 545	0.000***
性别	0.909	17.993	3, 545	0.000***

4.1.2.1 年级主效应的 post hoc 检验

对年级效应进行 post hoc 检验, 结果表明, 年级在互选朋友数量和友谊质量的冲突背叛维度上主效应显著。在互选朋友数量上, 四年级学生的得分最高, 与三年级、六年级学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M_{四年级}=0.184, M_{三年级}=-0.331, p<0.01$; $M_{四年级}=0.184, M_{六年级}=0.008, p<0.05$); 三年级学生得分最低, 六年级学生得分次低; 而在冲突背叛维度上, 六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四年级学生得分 ($M_{六年级}=0.977, M_{四年级}=0.675, p<0.05$)。

4.1.2.2 性别主效应的 post hoc 检验

对性别主效应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男女生分别在互选朋友数量、积极友谊质量得分、消极友谊质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互选朋友数量上, 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M_{女生}=0.315, M_{男生}=-0.255, F(1, 540)=49.17, p<0.001$); 在积极友谊质量, 女生得分则要显著高于男生得分 ($M_{女生}=3.964, M_{男生}=3.730, F(1, 540)=11.57, p<0.05$); 在消极友谊质量上, 女生得分要显著低于男生 ($M_{女生}=0.690, M_{男生}=0.900, F(1, 540)=6.578, p<0.05$)。

4.1.3 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 Lisrel8.3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控制测量误差, 考察友谊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预测关系。

首先检验测量模型。友谊数量按照 Demir 和 Urberg (2004) 的做法选用以下三个指标: 互选朋友数量、儿童选其他同伴作为朋友的数量、其他儿童选该儿童作为朋友的数量 (均标准化); 积极友谊质量以儿童友谊质量问卷的五个积极维度为指标, 即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 消极友谊质量以儿童友谊质量问卷的冲突与背叛维度得分为指标; 儿童的孤独感以其孤独感量表得分为指标。在这里主要检测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两个潜变量的



因素负载情况（见表 4.3）。

表 4.3 测量模型的因素负载情况

潜变量	因素负荷	标准化因素负荷
友谊数量		
被提名为朋友的数量	1.00	0.51
互选朋友数量	2.60	1.34
提名的朋友数量	0.95	0.49
积极友谊质量		
肯定与关心	1.00	0.72
陪伴与娱乐	1.00	0.76
帮助与指导	1.01	0.72
冲突解决策略	0.89	0.63
亲密袒露与交流	1.12	0.74

由上表我们发现，在积极友谊质量上因素负载情况良好，但是在友谊数量上，除互选朋友数量能很好代表友谊数量外，儿童被提名为朋友的数量和其他同伴给予儿童的朋友提名数，并不能作为友谊数量的理想外显指标，同时，考虑到友谊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相互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决定在本研究中，只选取互选朋友数量作为友谊数量的外显指标。

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和相关理论，我们设定了基准模型 M1：友谊数量对积极友谊质量有预测作用，消极友谊质量对孤独感有预测作用（Ladd et al.，1996；Parker & Asher，1993），积极友谊质量对孤独感有预测作用（Hodges et al.，1999；Parker & Asher，1993）。

友谊数量是否能够直接预测孤独感呢？以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朋友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最好朋友（廖红、张素艳，2002），但国外研究者却发现朋友数量多，孤独感水平就越低（Demir & Urberg，2004）。为进一步考察友谊数量是否能预测孤独感的问题，我们在基准模型 M1 的基础上增加一条友谊数量对孤独感的预测路径。

以往研究得出了友谊关系中的高冲突与低水平的友谊质量相联系的结论，但仅仅是基于一种相关关系而言的，如研究者（Demir & Urberg，2004）所言，是儿童与好朋友之间的冲突让其觉得积极友谊质量低，还是积极友谊质量的降低带来了好朋友之间更多的冲突呢？而我们认为，儿童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的矛盾似乎不可避



免，特别是童年中期的儿童还缺乏一定的克制力以及处理冲突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冲突与背叛可能会对积极友谊质量的主观评价产生更大的影响，因而我们试图考察消极友谊质量能否预测积极友谊质量，即在基准模型 M1 的基础上增加一条消极友谊质量对积极友谊质量的预测路径，以此来明确积极友谊质量与消极友谊质量之间可能的作用方向。

综上，我们设定的三个嵌套模型如下：

模型 1 (M1) 友谊数量对积极友谊质量有预测作用，消极友谊质量、积极友谊质量对孤独感有预测作用。

模型 2 (M2) 基于 M1 增加一条友谊数量对孤独感的预测路径。

模型 3 (M3) 基于 M1 增加一条消极友谊质量对积极友谊质量的预测路径。

本研究所有模型均以协方差矩阵为分析基础，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一般而言，拟合优度指数(简称 GFI)、非正态拟合指数(简称 NNFI, TLI)、比较拟合指数(简称 CFI)的变化范围在 0 到 1 之间，越接近 1 越好。而主观性指标如 χ^2/df 小于 3.0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龙立荣, 2002)。本研究结果表明，模型 M1、M2、M3 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其拟合指标分别如下，M1: $\chi^2(19)=56.82$, $p=.00001$, $RMSEA=0.06$; $GFI=0.97$; $AGFI=0.95$; $NFI=0.95$; $CFI=0.97$ 。M2: $\chi^2(18)=45.47$, $p=.0004$, $RMSEA=0.053$; $GFI=0.98$; $AGFI=0.96$; $NFI=0.96$; $CFI=0.97$ 。M3: $\chi^2(18)=39.79$, $p=.003$, $RMSEA=0.048$; $GFI=0.97$; $AGFI=0.96$; $NFI=0.97$; $CFI=0.98$ 。表 4.4 是三个嵌套模型的总体比较。

表 4.4 友谊与孤独感的嵌套模型拟合指标及卡方的差异检验

	χ^2	df		$\Delta \chi^2$	Δdf
M1	56.82	19			
M2	45.47	18	M1-M2	11.35	1
M3	39.79	18	M1-M3	17.03	1

在 SEM 分析中，若增加 A 模型的某些参数得到 B 模型，则 A 模型是 B 模型的嵌套模型，嵌套模型可以用卡方差异性检验进行比较。比较两个模型的卡方值之差 ($\Delta \chi^2$) 和自由度之差 (Δdf)，对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如果 $\Delta \chi^2$ (Δdf) 小于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无差异假设，认为两个模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则增加一条路径是有意义的。对于临界值的选择上，有研究者提出了根据样本量确定具体值的方法，当样本量大于 500 时， $\alpha=.0001$ (温忠麟等, 2004)

由表 4.4 可知，M2 与 M1 相比， $\Delta \chi^2=11.35$, $\Delta df=1$, $\alpha=.0007>.0005$ ，即在



模型 M1 的基础上, 加入友谊数量预测孤独感的路径后, 模型拟合程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M2 予以排除; M2 与 M1 相比, $\Delta \chi^2=17.03$, $\Delta df=1$, $\alpha=.00004<.0005$, 即在模型 M1 的基础上, 加入消极友谊质量对积极友谊质量的预测路径后, 模型的拟合程度得到显著改善, M3 予以保留。

本研究中我们将 M3 作为最终确定的模型, 如图 4.1 所示。模型中各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具体结果为: 积极友谊质量能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的变化; 消极友谊质量能直接正向预测孤独感; 同时, 友谊数量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 消极友谊质量也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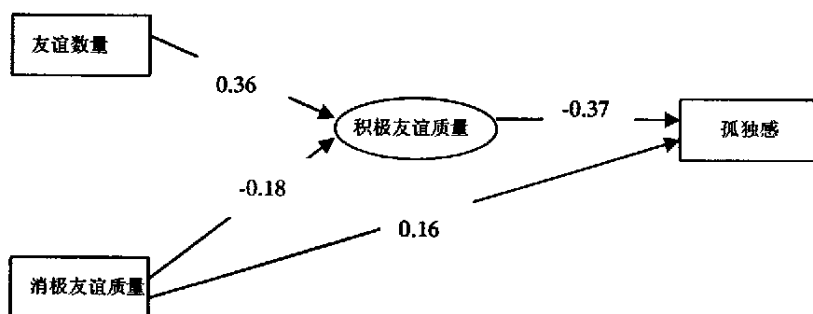


图4.1. 友谊数量、友谊质量对孤独感的预测

4.1.4 同伴接纳、友谊与孤独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进一步考察同伴接纳、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在综述部分我们提到, 已有研究表明友谊变量影响了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但是国内研究者并没有发现友谊变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那么同伴接纳是否通过友谊变量的中介作用对孤独感产生影响呢? 同时考虑到消极友谊质量反映的是儿童与好朋友在相处过程中冲突、背叛维度上的得分, 已有研究结论更多强调的是有无朋友或支持性的友谊关系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所起的作用, 并且本研究的相关研究表明消极友谊质量与同伴接纳之间没有显著相关, 因而, 在建构同伴接纳、友谊与孤独感的关系模型时, 我们没有将消极友谊质量考虑进来。我们假设, 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会有更多结交朋友的机会, 进而有更多的朋友(邹泓, 1997; Parker & Asher, 1993), 这种朋友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孤独感的水平; 同时同伴接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社交技能水平的高低, 受欢迎的儿童在与好朋友相处时, 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特点, 这些积极特征会进一步降低儿童的孤独感(Parker



& Asher, 1993; Berndt & keefe, 1995)；同伴接纳水平也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的孤独感 (Cassidy & Asher, 1992; Crick & Ladd, 1993; Parkhurst & Asher, 1992)。基于这一假设，我们建立了如下模型（如图 4.2）。其中同伴接纳以同伴评定量表中所得的分数为指标；友谊数量以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为指标，积极友谊质量纬度包括五个指标，即：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儿童的孤独感以其孤独感量表得分为指标。这一模型意味着，同伴接纳对孤独感有直接预测作用外，还通过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如果这一模型成立，将有利于解释友谊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所起的缓冲作用，同时也是对国外研究者提出的友谊在社会测量地位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模型的验证 (Nangle et al., 2003)。

采用 Lisrel8.30 软件进行了变量之间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较好，拟合指标如下： $\chi^2(18)=62.6939$ ， $P=0.0000$ ， $RMSEA=0.067$ ； $GFI=0.97$ ； $AGFI=0.94$ ； $NFI=0.95$ ； $CFI=0.96$ 。同伴接纳正向预测了友谊数量和积极友谊质量，并通过积极友谊质量的负向预测孤独感，同时同伴接纳对孤独感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但是在该模型中，同伴接纳不能通过友谊数量预测孤独感（从友谊数量到孤独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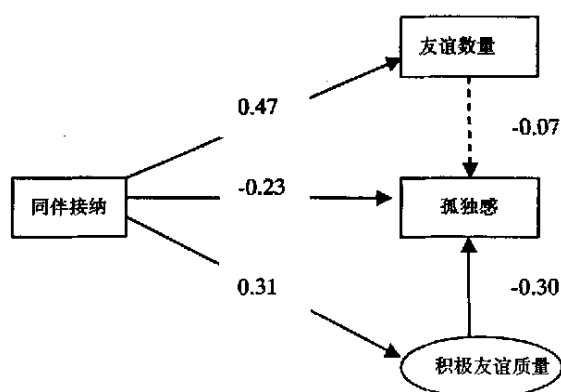


图 4.2 同伴接纳、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到，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093[0.31 \times (-0.30)]$ ，总效应为 $-0.323[0.31 \times (-0.30) + (-0.23)]$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为0.28。同时，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同伴接纳到孤独感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间存在部分中介的作用。



4.2 纵向研究结果

纵向研究的被试是, 2003 年 6 月 3、4、5 年级的儿童, 测查了其同伴接纳、友谊数量、友谊质量和孤独感。1 年后即 2004 年 6 月继续测查相同的变量。此时, 被试分别升入 4、5、6 年级。获得有效被试共 408 人, 其中男生 214 人, 女生 194 人, 4 年级 101 人, 5 年级 185 人, 6 年级 122 人。

4.2.1 儿童互选朋友数量 1 年的纵向变化对积极友谊质量的影响

将儿童在两次测量中的互选朋友数量分别在班级内标准化, 然后以第二次的互选朋友数量减去第一次的互选朋友数量, 得出每位儿童在一年时间内互选朋友数量的变化情况。以正负.50 个标准差为临界点, 将儿童划分为互选朋友数量增加组 ($Z \geq .50$)、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 ($-.50 < Z < .50$)、互选朋友数量减少组 ($Z \leq -.50$)。其中, 互选朋友数量增加组 120 人, 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 193 人, 互选朋友数量减少组 95 人, 儿童在三组上的分布相对较均匀。然后以互选朋友数量变化的三种情况为被试间因素, 以前后两次的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 进行互选朋友数量变化(3) $\times$ 积极友谊质量测量时间(2)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两次测量的时间的主效应十分显著, $F(1, 405) = 39.541, p = .000$; 互选朋友数量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405) = 1.027, p = .359$; 两次测量时间与社交地位变化的交互效应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F(2, 405) = 1.271, p = .282$ 。见表 4.5。

表 4.5 积极友谊质量测量时间 $\times$ 互选朋友数量变化的混合因素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单元内	127.565	405	.315		
测量时间	12.454	1	12.454	39.541	.000
互选朋友数量的变化	1.668	2	.834	1.027	.359
测量时间 $\times$ 互选朋友数量变化	.801	2	.400	1.271	.282

进一步比较积极友谊质量测量的时间的主效应, 发现时间 2 测得的积极友谊质量 ($M=2.544, SD=.040$) 显著高于时间 1 ($M=2.802, SD=.038$), 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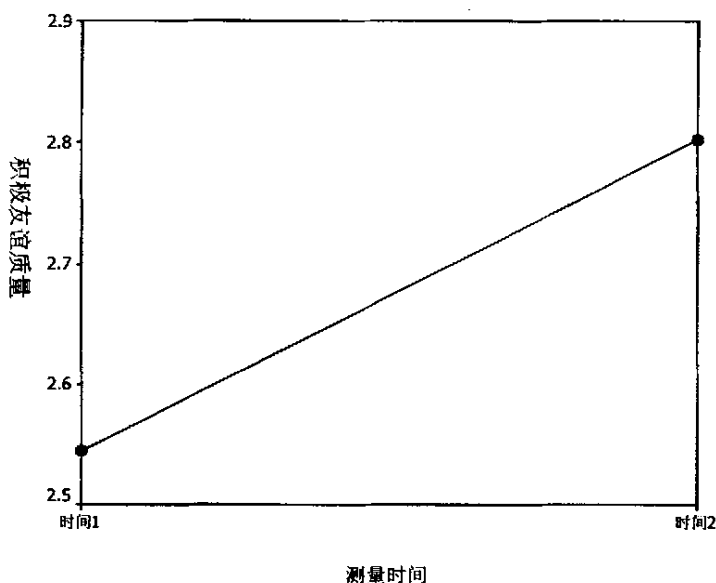


图 4.3 两次测量所得积极友谊质量分数的差异

4.2.2 儿童互选朋友数量 1 年的纵向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

依照上述儿童互选朋友数量变化组别的分类方法, 仍将儿童划分为互选朋友数量上升组、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互选朋友数量下降组, 以互选朋友数量变化的三种情况为被试间因素, 以前后两次的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 进行互选朋友数量变化(3) × 同伴接纳测量时间(2)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两次测量的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1, 405) = 5.532$, $p = .019$; 互选朋友数量的主效应十分显著 $F(2, 405) = 15.104$, $p = .000$; 两次测量时间与社交地位变化的交互效应十分显著 $F(2, 405) = 8.021$, $p = .000$ 。见表 4.6。

表4.6 同伴接纳测量时间×互选朋友数量变化的混合因素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
单元内	31.946	405	.079		
测量时间	.436	1	.436	5.532	.019
互选朋友数量的变化	27.144	2	13.572	15.104	.000
测量时间×互选朋友数量变化	1.265	2	.633	8.021	.000

互选朋友数量(3) × 测量时间(2) 的交互效应作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方差分析(见表 4.7)。分析结果表明, 互选朋友数量上升组的儿童前后两次测量的同伴评



定分数有显著差异, $F(1, 405) = 17.16, P = .000$, 互选朋友数量上升组儿童时间 1 测得的同伴评定分数 ($M = 3.1113, SD = .745$) 显著低于时间 2 测得的同伴评定分数 ($M = 3.2615, SD = .624$); 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儿童前后两次测量的同伴评定分数有差异, $F(1, 405) = 4.80, P = .029$, 时间 1 测得的同伴评定分数 ($M = 2.9075, SD = .797$) 低于时间 2 测得的同伴评定分数 ($M = 2.9702, SD = .725$); 而互选朋友数量下降组儿童前后两次测得的同伴评定分数差异不显著, $F(1, 405) = 2.78, P = .096$ 。从图 4.4 可以直观地看到友谊质量的变化与两次测得的孤独感的差异情况。

表 4.7 同伴评定测量时间×互选朋友数量变化方差分析的简单效应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
单元内+残差	31.95	405	.08		
互选朋友数量上升组×测量时间	1.35	1	1.35	17.16	.000
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测量时间	.38	1	.38	4.80	.029
互选朋友数量下降组×测量时间	.22	1	.22	2.78	.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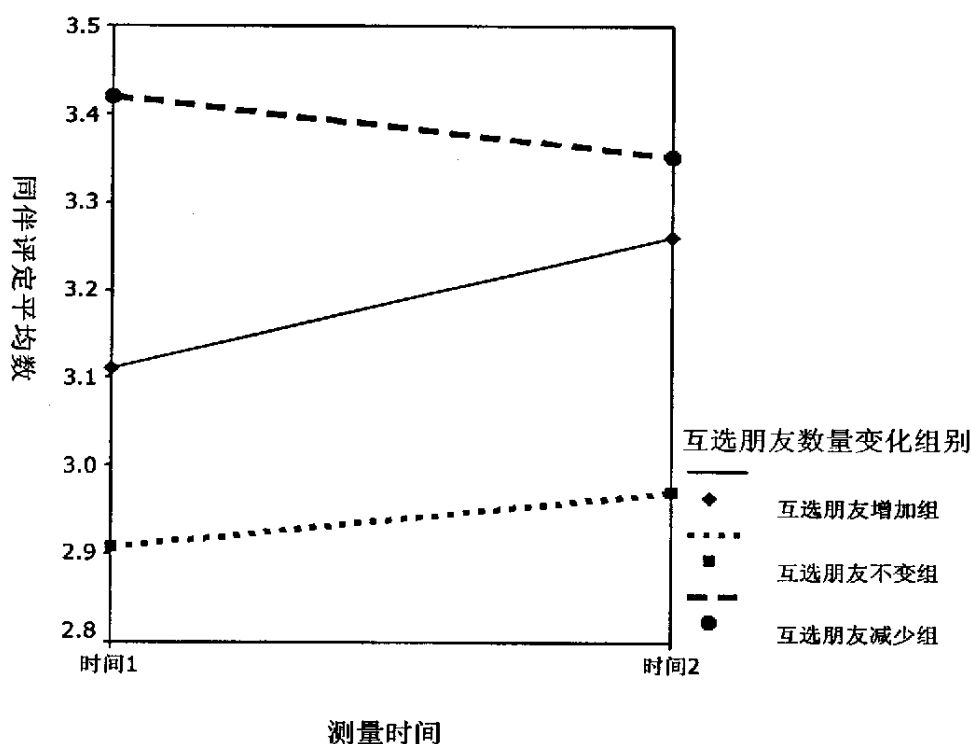


图 4.4 互选朋友数量变化和测量时间对同伴评定的效应



4.2.3 儿童积极友谊质量 1 年的纵向变化对同伴评定的影响

将儿童在时间 2 测得的积极友谊质量分数减去时间 1 测得的积极友谊质量分数, 得出每位儿童在一年时间内积极友谊质量的变化情况。以正负 .50 个标准差为临界点, 将儿童划分为互选朋友数量增加组 ($Z \geq .50$)、互选朋友数量不变组 ($-.50 < Z < .50$)、互选朋友数量减少组 ($Z \leq -.50$)。其中, 积极友谊质量上升组 86 人, 积极友谊质量不变组 194 人, 积极友谊质量降低组 128 人。然后以积极友谊质量变化的三种情况为被试间因素, 以前后两次的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 进行积极友谊质量变化(3) $\times$ 同伴评定测量时间(2)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两次测量的时间的主效应十分显著, $F(1, 405) = 9.444, p = .002$; 互选朋友数量的主效应显著 $F(2, 405) = 5.260, p = .006$; 两次测量时间与社交地位变化的交互效应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F(2, 405) = 1.637, p = .196$ 。见表 4.8。

表 4.8 同伴评定测量时间 $\times$ 积极友谊质量变化的混合因素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单元内	32.945	405	.081		
测量时间	.768	1	.768	9.444	.002
积极友谊质量的变化	9.902	2	4.951	5.260	.006
测量时间 $\times$ 积极友谊质量变化	.266	2	.133	1.637	.196

以上结果表明, 儿童在积极友谊质量组别上, 前后两次测量中差异较大; 两次同伴评定测量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时间 2 测得的同伴评定 ($M=3.1447, SD=.67$) 高于时间 1 的同伴评定分数 ($M=3.087, SD=.76$)。

4.2.4 友谊关系稳定性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首先以儿童在先后两次测量时间上所提名的最好朋友为依据, 将儿童划分为友谊关系稳定组和友谊关系非稳定组, 具体标准为: 如果儿童在两次测量时间上都提名同一个人作为其最好朋友, 就将其划分到友谊关系稳定组; 如果在两次测量时间上提名不同的人作为其最好朋友, 就将其划分到友谊关系非稳定组。最后所得样本分布情况如下:



表 4.9 友谊关系稳定与非稳定组儿童的年级与性别分布

		友谊关系稳定组 (N=100)	友谊关系非稳定组 (N=310)
年 级	4 年级	36	66
分 布	5 年级	30	157
	6 年级	34	87
性 别	男生	39	180
分 布	女生	61	130

注：表内各数据均表示被试的人数

哪些因素会影响儿童在一年时间内的友谊关系稳定状态呢？由于本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变量包括儿童的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同伴评定和孤独感，因而在考察友谊关系稳定状态时，我们主要探讨以上因素是否会对儿童的友谊稳定性产生影响，同时也将性别和年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

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状态作为因变量，只有两种情况，即友谊关系稳定和友谊关系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来探讨各因素对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其中，年级和性别作为分类变量，需要把它们设为虚拟变量。具体说来，性别以女生为参照类，设1个虚拟变量；年级共有3类，以4年级作为参照组，将5年级、6年级设为虚拟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4.10 影响友谊关系稳定性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卡方	P值	OR值(95%可信区间)
性别	0.639	0.248	6.649	0.010	1.894 (1.166, 3.077)
积极友谊质量	-0.662	0.195	11.562	0.001	0.516 (0.352, 0.755)

由表4.10可知，影响儿童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因素是性别和积极友谊质量，其中，女孩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发生比是男孩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发生比的1.89倍；而积极友谊质量是友谊关系稳定性的保护因素，即积极友谊质量越高，则发生友谊关系变化的风险就越小。



5 讨论

5.1 横断研究结果讨论

5.1.1 友谊变量、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相关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 本研究中考察的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同伴接纳、孤独感之间具有广泛、显著的相关。

同伴接纳、积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 而消极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 能够被其他同伴认同与接受, 能够与一两个同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关系, 与同伴分享快乐、分担烦恼, 自然会降低儿童体验到的孤独感; 而与好朋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会让儿童体验到不愉快的情绪, 进而提升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Parker & Asher, 1993; Uruk & Demir, 2003; 邹泓, 1998)。

积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与同伴接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但与消极友谊质量相关不显著。那些同伴接纳水平低的儿童所报告的友谊关系的积极特点也较少 (Parker & Asher, 1993; 邹泓, 1998), 而同伴接纳也被一些研究者作为建立朋友关系的有利前提 (Demir & Urberg, 2004); 消极友谊质量由于反映的是儿童与好朋友相处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 这种影响可能更多地是局限于好朋友之间, 因而与同伴接纳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互选朋友数量与积极友谊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友谊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儿童的朋友数量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技能, 这可能促进了儿童与好朋友之间的良性互动 (Bukowski et al., 1996; Nangle et al., 2003)。而积极友谊质量与消极友谊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也反映了友谊质量问卷中两个维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5.1.2 儿童友谊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本研究表明, 在互选朋友数量上, 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效应, 女孩的互选朋友数量显著多于男孩, 儿童在 4 年级时互选朋友数量最多, 5 年级其次, 6 年级再次, 3 年级时的互选朋友数量最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张文新, 1999; 许燕, 2003)。虽然男孩和女孩都希望从朋友那里获得关心、帮助和支持, 但是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朋友关系网络却存在着差别, 男孩的社会网络比女孩大, 但在以互



选朋友作为衡量友谊数量的指标时,女孩的友谊关系的优势就凸现出来了,女孩的友谊关系以亲密性为主要特征,这种关系通常是集中的,且以二元形态出现,因而在互选朋友数量上,女孩的朋友数远高于男孩。我们发现在4年级时,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是最多的,这一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3年级的儿童可能在社交技能上仍然存在着不足,如有研究表明,儿童只有到4年级之后,才能表现出对情绪反应的清晰预测 (Gncpp & Chilamkurti,1988),这对他们的朋友数量的多少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4年级的儿童已经基本适应了学校环境下的学习和日常生活,这有利于促成相对稳定的友谊关系;到了5、6年级,随着儿童逐渐接近青春期的,他们对朋友的选择性逐渐增强,朋友的范围相应减少,这可能导致了他们互选朋友数量的下降。

积极友谊质量和消极友谊质量上均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积极友谊质量高于男生,而消极友谊质量低于男生,这一结论已得到已有研究的支持,Margalit (1999)的研究也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Maccoby (1990)认为,男女孩童玩耍偏好和群体结构的差异(如男孩喜欢在较大且组织有序的团体中玩耍),导致了他们的友谊质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邹泓(1998)认为,女性特征,如感情细腻,需要肯定等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差异。我们认为,男孩和女孩的不同同伴经历也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友谊质量是评价个体与最好朋友之间关系的特点,而男孩通常喜欢与很多同伴交往,而女孩的友谊则是集中的,常常以二元形态出现,这可能带来了女孩在友谊关系中更多的积极特征和更少的消极特征。

在消极友谊质量得分上,六年级学生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四年级儿童的得分。李淑湘等(1997)的研究也表明,儿童认识到友谊的消极特征有一个过程,学前儿童意识不到友谊的冲突特性,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小学四年级,而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儿童才逐渐认识到友谊的消极方面。因此,相比于四年级的儿童,六年级儿童对于冲突背叛的认识要更强烈些,他们报告的得分也要显著高于四年级儿童。

5.1.3 友谊数量、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友谊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本研究考察的问题之一。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最初假设的模型拟合程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具体结论为:

积极友谊质量能够负向预测孤独感,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Parker & Asher, 1993; Bukowski et al., 1993)。积极友谊质量包括自我评价的与最好朋友友谊关系的五个积极维度(肯定与关心、陪伴与娱乐、帮助与指导、冲突解决、亲密袒露与交流)。有研究发现,孤独感与自我袒露(Chelune, Sultan,& Williams, 1980)



以及亲密交流(Uruk & Demir, 2003)有显著的负相关。Gauze 等人(1996)也发现知觉到的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量越高,他们的情绪适应就越好。

友谊质量的冲突与背叛这一消极维度正向预测了儿童的孤独感,即与最好朋友关系上的消极特征越多,儿童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就越强。对于已经步入青少年期的个体而言,与朋友发生冲突之后,友谊关系可能仍会得以维持(Laursen, 1993),甚至会引导交往方式和社会技能向积极方向发展。但本研究是以小学儿童为对象,这一阶段的儿童可能更多感知到的是与最好朋友的冲突对其造成的伤害,有意识地去重建友谊的可能性比较小,儿童更多地将与好朋友的冲突看成是一种压力,致使儿童体验到孤独感(Ladd & Coleman, 1996),因而,与最好朋友的冲突背叛会更多地带来孤独感的增加。以青少年、成人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是否会得出相反结论,尚需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结论表明,友谊数量不能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的变化,这与本研究的假设不一致。在友谊数量能否预测孤独感的问题上,已有研究是存在争议的。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孤独感而言,朋友的数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支持性的朋友关系(廖红、张素艳, 2002);也有国外研究则得出了朋友数量对于减少孤独感具有积极意义的结论(Parker & Asher, 1993; Schwartz et al., 2000)本研究结论支持了前一种看法,即朋友数量不能直接预测孤独感的变化。但友谊数量通过对积极友谊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减少孤独感;消极友谊质量通过对积极友谊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增加孤独感。友谊数量多的儿童是否更可能建立起高质量的友谊关系?本研究结论显示,友谊数量能正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这可能是由于友谊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在同伴群体中被接纳的程度,朋友数量多的儿童更可能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知识、技能和品质,他们会比较容易与朋友相处,能给予朋友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也会对与最好朋友的交往带来积极影响。积极友谊质量是儿童针对他/她与最好朋友在肯定与关心、陪伴与娱乐、帮助与指导、冲突解决、亲密袒露与交流这五个积极方面的评价。与好朋友的积极友谊质量越高,儿童从这种一对一的友谊关系获得的积极情感支持就越多,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抵制孤独感的缓冲器。而儿童与最好朋友的相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冲突或矛盾,则会对友谊关系积极特点的感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曾经觉得美好的友谊关系破裂,从而威胁到儿童陪伴需要和亲密交流需要的满足,进而产生孤独(Rotenberg & Hymel, 1999)。

5.1.4 同伴接纳、友谊与孤独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些研究已经区分了同伴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同伴接纳(受欢迎)是一种群体



指向的单向结构,反映的是群体成员对个体的态度,反映的是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社交地位;友谊关系则是一种以个体为指向的双向结构,反映的是两个个体间的情感联系(Bukowski & Hoza, 1989)。这两种关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验,都应该包括在同伴关系研究中。然而目前在同伴关系研究领域围绕同伴接纳进行的研究远多于友谊关系的研究,将两者关系同时加以考虑的则不多(Parker & Asher, 1993)。本研究试图考察同伴接纳、友谊数量、积极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假设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具体结果如下:

一、同伴接纳正向预测了友谊数量,但不能通过友谊数量进一步预测孤独感。

一些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所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和质量与他在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一些受欢迎的儿童甚至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邹泓, 1998)。Parker 和 Asher(1993)探讨了同伴接纳与朋友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那些至少有一个最好朋友的儿童中,受欢迎儿童占 93.8%;双方均选择对方为第一最好朋友的儿童中,受欢迎儿童占 69.5%,因而在已确立的朋友关系中,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占了绝大部分。本研究结论表明同伴接纳水平能够正向预测友谊数量。如果一个儿童经常被同伴拒绝,会因减少或失去与同伴交往的机会而无法学习有效的社会交往知识、技能和品质,进而难以与人建立起友谊关系;而高接纳者则有更多机会和技能发展亲密的朋友关系(邹泓, 1997),因而他们的朋友数量会更多一些。

二、同伴接纳能正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并通过积极友谊质量进一步减少孤独感;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高接纳水平的儿童在群体交往中能够满足其帮助、陪伴、安抚、肯定等心理需要,提升他们的能力感和自尊感(邹泓, 1997),同时受欢迎的儿童大都倾向于成为优秀的社会问题处理者、有效的协调者和对他人的支持者(Erwin, 1993),这对于维护友谊关系的正常运转是有利的,进而带来友谊关系上高水平的主观评价。如前所述,积极友谊关系又会降低儿童的孤独感。由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来看,积极友谊关系在同伴接纳和孤独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仅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为 0.28。对于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和孤独感之间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作如下解释:

为什么积极友谊质量能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原因有二:其一、我们知道,积极友谊质量是儿童对自己与好朋友在交往过程中关系特点的知觉,而同伴接纳是儿童在群体中客观社交地位的反映。Hymel 等人(1984)认为,



儿童的孤独感与儿童在同伴中的实际社交地位之间是以社会认知过程为中介的, 个人的人际关系知觉水平是重要的中介变量之一(邹泓, 1998)。因而, 积极友谊质量作为一项主观知觉指标, 能够在客观的同伴评定和孤独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其二、同伴接纳水平高并不代表着儿童就一定拥有好朋友, 一些儿童虽然同伴接纳水平比较高, 但若对自己的社交事件经常做出过于严厉的、苛刻的评价, 如对自己与最好朋友的交往现状不满意, 也可能体验到较高的孤独感; 相反, 若高水平的同伴接纳让儿童更积极地评价自己的社交能力, 并对友谊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会减少儿童的孤独感。因而, 积极友谊质量可能正是同伴接纳对孤独感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

为什么积极友谊质量不能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呢? 由于同伴接纳也反映了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喜欢不喜欢、接纳或排斥, 它会直接影响到儿童对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评价, 当同伴接纳水平低时, 儿童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比预期的更小或者更不满意, 孤独感就会出现(陈会昌等, 2000)。另外, 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有更多机会与不同类型的同伴交往, 可能更能满足自己的各种心理需要, 这也直接减少了孤独感的产生。因而, 同伴接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

5.2 纵向研究结果讨论

5.2.1 儿童互选朋友数量 1 年的纵向变化对积极友谊质量的影响

时隔 1 年后, 时间 1 的 3、4、5 年级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或许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会不会影响他们积极友谊质量和同伴接纳呢?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根据两次测量中互选朋友数量 Z 分数上的变化, 把儿童分为互选朋友数量上升组、不变组和下降组, 人数分别为 136 人、177 人、92 人。

对互选朋友数量变化与积极友谊质量测量时间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互选朋友数量的变化没有影响到儿童主观评价的积极友谊质量。在先前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中, 我们得出了友谊数量能正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的结论, 即互选朋友数量多的儿童更可能建立起高质量的友谊关系。但这一结论只适用于横断研究, 只能描述儿童在特定时间点上友谊数量与积极友谊质量的关系, 一旦纳入到纵向研究中, 即考虑到互选朋友数量变化时, 互选朋友在原有数量上一定程度的增加并不能提升儿童感受到的积极友谊质量, 而互选朋友在原有数量上一定程度的减少也不会降低儿童感受到的积极友谊质量。对此我们认为, 一方面, 虽然互选朋友数量多的儿童, 其积极友谊质量会比较高, 但互选朋友数量的变化却不能有效反映儿童在积极友谊质量上的变化, 毕竟友谊质量上的变化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童与



好朋友相处的状况,朋友数量的变化反映的维度与积极友谊质量变化反映的维度有所不同。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儿童积极友谊质量在第二次测量中所得的分数要明显高于第一次测量中所得的分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社交技能的发展,因而促进了儿童与好朋友积极友谊质量的发展。

5.2.2 儿童互选朋友数量、积极友谊质量 1 年的纵向变化对同伴接纳的影响

考察儿童互选朋友数量变化与前后两次测得同伴评定的关系时,结果发现,互选朋友数量增加的儿童,同伴评定分数也上升了,而互选朋友数量减少的儿童,同伴评定分数虽然下降了,但是差异不显著。这再一次印证了互选朋友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儿童同伴接纳状况的结论。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更可能结交到朋友(Parker & Asher, 1993),而互选朋友数量增加的儿童,至少会提升其新朋友对其的评价,同时,互选朋友增加反映了儿童在同伴群体中得到更多人的承认和肯定,因而,当互选朋友数量增加时,其同伴评定水平也相应提升。

但是积极友谊质量的变化却没有对同伴接纳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与好朋友相处的状况如何对儿童在群体中的地位影响不大。对此,我们认为友谊质量如何更多受到儿童社会交往技能的影响,如倾听、帮助、肯定、冲突解决等;而同伴接纳反映的是群体的认可程度,不仅受儿童自身社会交往技能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教师会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影响学生对某个儿童的接纳性,同伴评定结果与老师评定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Shaffer, 2002)。另外,身体吸引力、名字、家庭教养方式、儿童出生顺序、性别也会对同伴接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张文新, 1999)。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儿童与好朋友相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交技能变化还不足以成为影响同伴接纳的主要因素,对于童年中期影响儿童同伴接纳的主要因素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友谊变化对同伴接纳的纵向影响来看,友谊数量的变化比友谊质量的变化更能影响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同伴接纳和友谊是同伴关系领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侧面,如果从二者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我们推断,友谊数量与同伴接纳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印证了同伴接纳水平高的儿童拥有更多建立朋友关系机会的结论(Nangle et al., 2003)。

5.2.3 友谊关系稳定性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讨论

本研究所涉及的哪些变量可以预测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状态?由于友谊稳定状态如何可以直接根据儿童两次所选的最好朋友来确定,因而友谊稳定状态成为一



个二分变量,我们采用 Logistic 回归来寻找影响友谊稳定状态的因素。

回归结果表明,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只有性别和积极友谊质量可以预测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性。其中,女孩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发生比是男孩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发生比的 2.17 倍;而积极友谊质量越高,发生友谊关系变化的风险就越小。其他因素包括年级、消极友谊质量、同伴评定和孤独感,均不能预测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性。

对于友谊稳定性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本研究支持的结论是,性别可以作为预测友谊稳定状态的因素,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以往部分研究的支持。首先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更不愿意将二维友谊关系扩展至第三人(Eder & Hallinan, 1978)。女孩在友谊关系上具有排他性,当建立起二维的友谊关系后,就倾向于保持它,而不是与其他儿童交朋友或者建立朋友的三人组群体。其次对于男孩而言,他们的社会网络范围更广,他们可能保持了本班范围之外的其他友谊关系;女孩则更多的是在几个朋友之间或一个小群体中进行交往(Savin-Williams, 1980)。因而,当要求儿童在本班范围内进行朋友提名时,就可能低估了男孩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的能力。

积极友谊质量能够预测友谊关系稳定性的结论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当儿童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尊重、关心、支持等积极情感,他们就会继续维持这种友谊关系,使之成为他们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因而积极友谊质量越高,儿童友谊关系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本部分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可能有改进的余地:首先在儿童友谊稳定性的标准上,本研究采用的是 Monique Allès-Jardel 等人(2002)个体单向提名标准,即一个儿童对其他的儿童的单向提名,而没有考虑到被提名的儿童是否也将该儿童作为好朋友。而 Berndt(1986)认为友谊应该被定义为相互提名,在考察友谊关系稳定性时也应如此。但由于本研究样本中,若以双向提名为标准,则保持友谊关系稳定的儿童非常少。今后应该适当扩大样本数量,并以双向提名为标准。其次在朋友提名数量和范围上,本研究判断儿童是否能保持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对象是儿童的最好朋友,事实上可以采用比较宽松的标准,如好朋友提名、朋友提名;另外,儿童提名的范围仅限于同班同学之间,这就忽略了儿童与其他班级学生和邻里伙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因而以上两个方面可能存在低估儿童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危险。再次在测量时间间隔上,国外大量研究在间隔时间的选择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大部分研究两次测量时间的间隔都在半年以内,有的甚至只相隔 5 周。本研究中,两次测量时间相隔一年,可能有必要缩短两次测量之间的时间间隔,探讨结果上是否存



在差异。最后,应该纳入更多的变量考察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认为,社会认知的发展会影响友谊关系的稳定性,例如,友谊稳定性可能受到儿童对于友谊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忠诚”这一影响友谊关系稳定性的概念,要到青少年期才会有比较充分的理解(Bigelow & La Gaipa, 1980),这一点在本研究的样本中也得到了体现,在一年之后单向保持最好朋友关系的儿童仅占样本总体的 24%;同时,友谊稳定性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社会环境稳定性的影响,Berndt (1982)认为跨越较大年龄范围的友谊关系的稳定性可以归因于学校和邻里关系中同伴群体的稳定性。但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范围有限,仅仅找出了两个影响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因素,要综合全面考察友谊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就有必要扩大所考察变量的范围。

5.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取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横断研究中,除了考察友谊数量、友谊质量的性别年级差异外,还考察了友谊变量和孤独感之间的预测关系,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的预测关系,同时探讨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友谊变量的内部关系及与孤独感关系上不一致的地方。在纵向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友谊数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友谊质量、同伴接纳产生影响,友谊质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同伴接纳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儿童友谊稳定性的因素。研究结果部分证实了假设,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在考察友谊变量与孤独感的关系时,我们采用 SEM 中设置嵌套模型的方法,探讨以往研究中关于友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友谊变量与孤独感之间关系上存在矛盾的地方,最后保留了最能拟合数据的模型。但从方法上而言,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最好采取纵向研究来考察,同时这一部分的最终模型只适合于说明友谊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简单关系,没有考虑到其他变量在其中可能起的作用。

2、同伴接纳和友谊变量对于孤独感都有预测作用,但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我们只考察了同伴接纳通过友谊变量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这一模型建立在已有的微观研究结论之上,但是相应理论的支持,需要在更多的样本群体中验证该结论。同时,该模型的建构表明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关系,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的作用路径,因而对同伴接纳、友谊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在考察儿童友谊稳定性时,我们试图找出影响友谊关系稳定性的因素,但局限于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我们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全面的考察,只找出了两个对友谊稳定性存在影响的因素。如果纳入更多变量并在方法上加以改进可能得出



更有意义的结论。

将来的研究在继续探讨友谊变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时，可以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作用关系上的性别和文化差异。儿童社会化领域的大量研究中，性别变量历来是研究重点考察的因素，男女生在各自社会化的过程中可能经历完全不同的模式；而不同的文化环境也会带来变量之间的不同作用模式，目前国内同伴关系领域中这一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这将成为今后研究中的重点考察问题。

国内关于友谊稳定性的问题研究较少，对于这一问题本研究就只作了粗略考察，但这一问题对于更好地指导儿童实现社会化，维护心理健康都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对该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如影响友谊稳定性的因素，友谊稳定性伴随年龄所发生的变化，友谊稳定性对后期适应的影响等。同时需要在考察这一问题时，考虑到测量方法、测量时间间隔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6 结论

对童年中期儿童的友谊、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研究发现：

1. 积极友谊质量、消极友谊质量、互选朋友数量、同伴接纳、孤独感五个变量中，除了消极友谊质量与同伴接纳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变量两两显著相关。

2. 友谊数量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显著，女生的互选朋友数量显著多于男生；4 年级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最多，3 年级儿童的互选朋友数量最少。

3. 积极友谊质量和消极友谊质量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积极友谊质量高于男生，消极友谊质量低于男生。消极友谊质量上还存在年级差异，六年级儿童要显著高于四年级儿童。

4. 积极友谊质量能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消极友谊质量能直接正向预测孤独感；同时，友谊数量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消极友谊质量也能通过积极友谊质量间接预测孤独感。

5. 同伴接纳正向预测了友谊数量，但不能通过友谊数量进一步预测孤独感。同伴接纳能正向预测积极友谊质量，并通过积极友谊质量进一步减少孤独感；积极友谊质量在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6. 纵向研究发现，互选朋友数量 1 年后的纵向变化会影响儿童的同伴接纳，但不影响儿童的积极友谊质量；积极友谊质量 1 年后的纵向变化不会影响儿童的同伴接纳。

7.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和积极友谊质量可以预测儿童友谊关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 范翠英. 关于儿童社会技能的模型研究及其启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0 (4): 54—59.
- 郭占基. 青年友谊观调查研究. 心理科学通讯, 1988 (3): 10—13.
- 黄洁华. 人本主义对孤独感的相关研究. 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0, 18(1): 29—30.
- 李伯黍. 儿童友谊观发展调查. 心理科学通讯, 1986 (4): 24—28.
- 李辉贤, 李尚校, 李恒荣. 初中生友谊发展特点的研究报告. 教育研究, 1988 (2): 41—45.
- 李淑湘, 陈会昌, 陈英和. 6—15 岁儿童对友谊特性的认知发展. 心理学报, 1997, 29(1): 51—58.
- 廖红, 张素艳. 儿童友谊质量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5 (2): 53—55.
- 龙立荣, 方俐洛, 凌文轻. 企业员工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结构及关系. 心理学报, 2002, 34(2): 183—191.
- 刘在花, 许燕. 学习困难儿童友谊质量、定向、孤独感的研究. 心理科学, 2003, 26(2): 236—239.
- 俞国良, 辛自强, 罗晓路. 学习不良儿童孤独感、同伴接受性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心理学报, 2000, 1: 59—647.
-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2004, 36(2): 186—194.
- 邹泓. 同伴接纳、友谊与学校适应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3): 55—59.
- 邹泓, 周晖, 周燕. 中学生友谊、友谊质量与同伴接纳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1): 43—50.
- 邹泓. 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8, 14(2): 40—46.
- 邹泓, 林崇德. 青少年的交往目标与同伴关系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2): 1—6.
- 张文新. 儿童社会性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万晶晶. 初中生友谊发展及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论文.
- 赵冬梅. 童年中期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同伴接纳、友谊质量和社交自我知觉.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
- 于海琴, 周宗奎. 儿童的两种亲密人际关系: 亲子依恋与友谊. 心理科学, 2004, 27 (1): 143—144.
- 周宗奎, 范翠英. 小学儿童社交焦虑与孤独感研究. 心理科学, 2001, 24 (4): 10—13.
- 周宗奎. 儿童社会技能的测评方法.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6(3): 24—29.



- Asher, S. R., Hymel, S., & Renshaw, P. D. (1984). Lonelines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5 (4) :1456-1464.
- Asher, S.R., Parker, J.G., & Walker, D.L. (1996). Distinguishing friendship from acceptance: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and assessment. In W.M. Bukowski, A.F. Newcomb, & W.W. Hartup (Eds.),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366-4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yşe Ciftçi Uruk & Ayhan Demir. (2003). The role of peer and family in predicting the loneliness level of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7(2):179-193.
- Berndt, T.J., & Perry, T.B. (1986).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Friendships as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5):640-648.
- Berndt, Thomas J. (1982). The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friendships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53(3):1447-1460.
- Berndt, T.J. & Keefe, Keunho. (1995). Friends' Influence on Adolescents' Adjustment to 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66(5):1312-1329.
- Berndt, T.J., Hawkins, J.A., Hoyle, S.G. (1986). Changes in Friendship during a School Year: Effects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Impr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Sharing with Friends. *Child Development*, 57(5):1284-1297.
- Berndt, T.J. (1996). The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friendship relations. In W.M. Bukowski, A.F. Newcomb, & W.W. Hartup (Eds.),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346-36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 Betsy Hoza, William M. Bukowski, Susan Beery. (2000). Assessing peer network and dyadic lonelines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9(1):119-128.
- Brendgen, M., Vitaro, F., & Bukowski, W.M. (2000). Deviant friends and early adolescent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0, 172-189.
- Bukowski, W.M., Hoza, B. (1989). Popularity and friendship: issu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outcome. In T.J. Berndt & G.W. Ladd (Eds.), *Peer relationship in Child Development*. Chichester, Wiley.
- Bukowski, W.M., & Newcomb, A.F. (1984). Stability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ometric Status and Friendship Choice: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5):941-952.
- Bukowski, William M. et al. (1993). Popularity, Friendship,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60(2):23-37.
- Cassidy, J., & Asher, S.R. (1992). Loneliness and peer relations in young children. *Child*



- Development,63(2):350-365.
- Crick, Nicki R.,Ladd, Gary W.(1993).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ir Peer Experiences: Attributions, Loneliness,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Avoidance.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2):244-254.
- Chelune, Gordon J.et al.(1980).Loneliness, Self-Disclosure, and 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7(5):462-468.
- Demir,Meliksah& Urberg, Kathryn A.(2004).Friendship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88(1):68-83.
- Denham, Susanne A., Couchoud, Elizabeth A.(1990).Young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Child Study Journal, 20(3):171-192.
- Epstein,J.L.(1986).Friendship selection: development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In E.Mueller & C.R.Cooper(Eds.),Process and outcome in peer relationships(pp.129-160).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pstein, J. L. (1983). Selection of friends in differently organized schools and classrooms. In J. L. Epstein & N. Karweit (Eds.), Friends in school (pp. 73-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der, D., & Hallinan, M. T. (1978).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friendshi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6) : 237-250.
- Erwin,P.G.Friendship and peer relations in children:Chichester,Wiley,1993.
- Farver,Jo Ann M.&Branstetter,Wendy Husby.(1994). Preschoolers' Prosocial Responses to Their Peers' Distres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30(3):334-341.
- Fabes,R.A.,Eisenberg,N.A.,Smith,M.C.,Murphy,B.C.(1996).Getting Angry at Peers: Associations with Liking of the Provocateur. Child Development,67(3):942-956 .
- Gauze,C.et al.(1996) .Interactions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riendship and Associations with Self-Perceived Well-Being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Child Development, 67(5):2201-2216.
- Gest,Scott D.,Graham-Bermann,Sandra A.,Hartup,Willard W.(2001).Peer Experience: Common and Unique Features of Number of Friendships,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and Sociometric Status.Social Development,10(1):23-40.
- Gottman, J. M.(1983)How Children Become Friend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48 (3):1-86.
- Guoliang Yu,Yaming Zhang&Rong Yan. (2005) .Loneliness,peer acceptance,and family functioning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2(3):325-332.
- Gncpp J.&Chilamkurti C.(1988).Chidren'Use of Personality Attributions to Predict Other People'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Child Development, 59(6):743-754.



- Hodge Ernest V.E., Boivin M, Vitaro F, et al.(1999).The power of friendship: Protection against an escalating cycle of peer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1):94-104.
- Hartup,Willard W.(1977).Peer Relations: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and Interaction in Same- and Mixed-Age Situations. *Young Children*, 32(3): 4-13.
- Hartup,Willard W.(1996).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Child Development*,67(1):1-13.
- Hartup, Willard W.et al.(1988).Conflict and the Friendship Relations of Young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9(6):1590-1600.
- Hartup, Willard W.& Stevens, N.(1999).Friendships and adapt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8(3):76-79.
- Hartup, Willard W.(1988)Conflict and Friendship Relations in Middle Childhood: Behavior in a Closed-Field Situation. *Child Development*,64(2):445-454.
- Kanfer, Frederick H.(1981).Self-Control and Altruism: Delay of Gratification for Another. *Child Development*,52(2):674-682.
- Keefe, K., & Berndt, T. (1996).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quality to self-esteem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6(5):110-129.
- Ladd, Gary W.(1990).Having Friends, Keeping Friends, Making Friends, and Being Liked by Peers in the Classroom: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Early Schoo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61(4):1081-1100.
- Ladd, G. W., Kochenderfer, B. J. (1999). Linkages between friendship and adjustment during early school transitions. In W. M. Bukowski, A. F. Newcomb, & W. W. Hartup (Eds.),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322-3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 Ladd, G. W., Kochenderfer, B. J., Coleman, C. C.(1996). Friendship quality as a predictor of young children's early schoo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7(3):1103- 1118. .
- Laursen,B. (1993).perceived impact of conflict on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Merrill-Palmer Quaterly*,39(4):535-550.
- Laursen Brett,Hartup, W.W.,Koplas J.(1996).Towards Understanding Peer Conflict. *Merrill-Palmer Quaterly*,42(1):76-102.
- Margalit,M.,Ben-Dov,I.(1995).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kibbutz versus city comparison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compet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18(3):519-563.



- Margalit, M., Tur-Kaspa, H. & Most, T. (1999). Reciprocal Nominations, Reciprocal Rejections and Loneliness among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order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1):79-88.
- Maccoby, E. E. (1990). Gender and Relationships: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8):513-520.
- Marcoen, A., Brumagne, M. (1985). Loneliness Among Children and Young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6):1025-1031.
- Monique Allès-Jardel, Célia Fourdrinier, Aurélia Roux, Barry H. Schneider. (2002) Parents' structuring of children's daily lives in relation to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children's friend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 (2):65-73.
- Newcomb, A. F., & Bagwell, C. L. (1996). The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friendship relations. In W. M. Bukowski, A. F. Newcomb, & W. W. Hartup (Eds.),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289-32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 Nangle, Douglas W., Groer, Rachel L. (2003).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roblematic Heterosocial Situations: A Focus Group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2(2):129-139.
- Nangle, D. W., Erdley, C. A., Newman, J. E., Mason, C. A., & Carpenter, E. M. (2003). Popularity, friendship quantity, and friendship quality: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2 (3) :546-555.
- Parker, J. G., Asher, S. R. (1993). Friendship and friendship quality in middle childhood: Links with peer group acceptance and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dissatisfac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4): 611-621.
- Parker, J. G., & Seal, J. (1996). Forming, losing, renewing, and replacing friendships: Applying temporal parameters to the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friendship experiences. *Child Development*, 67 (5) :2248-2268.
- Parkhurst, J. T., & Hopmeyer, A. (1999).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the source of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In K. J. Rotenberg & S. Hymel (Eds.),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56-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nshaw, P. D., & Brown, P. J. (1993). Loneliness in middle childhood: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predictors. *Child Development*, 64(5): 1271-1284.
- Savin-Williams, R. C. (1980). Social interactions of adolescent females in natural groups. In H. C. Foot, A. J. Chapman, & J. R. Smith (Eds.), *Friendship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children* (pp. 343-364). New York: Wiley.
- Sanderson, J. A., & Siegel, M. (1995). Loneliness and stable friendship in rejected and nonrejected



-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5): 555-567.
- Schwartz,D.,Dodge,K.A.,Petti,G.S.,Bates,J.E.,&the Conduct Problems Prevention Research Group(2000).Friendship as a moderating factor in the pathway between early harsh home environment and later victimization in the peer group. *Development Psychology*,36(3):646-662.
- Schneider, B., Fonzi, A., Tani, F., & Tomada, G. (1997). 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stability of children's friendships and the predictors of their continuation. *Social Development*,6(2):322-337.
- Shaffer,D.R.(200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6th ed.)Thomson learning.575-617.
- Sullivan, H.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 Uruk, A. C., & Demir, A.(2003). The role of peers and families in predicting the loneliness level of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7(2): 179-194.
- Weiss,R.(1974).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In Z.Rubin,Doning Unto Others,ed(pp.17-26).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 Warman D.M.,Cohen R..(2000).Stability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Social Development*,26(3):277-290.



附 录

附录 I

同学们好！我们都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师。今天，请大家填写一份卷子，你们下面要做的卷子对我们会有帮助。要是你想不填，可以不勉强。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卷子对我们会有帮助，请大家尽力配合。

回答卷子上的问题时，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的回答别人不会看到，班上的老师也不会看到。要是愿意，回家以后你可以和爸爸妈妈说自己选了什么。

请每个同学注意，按照要求填写卷子：不许看别人的卷子，也不许和别人讨论各自的选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填写的是自己的回答，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所以要求每个人都不要与别人交流自己的答案。每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并要求大家填写时不要讲话。

另外给大家提供一份班级名单，里面包括班上每个同学的名字和编号，请大家按照要求，对照名单填写问卷。

个人信息

学 校_____ 班 级 _____ 名 字 _____

编 号_____ 性 别 _____ 出生年月 _____

附录 II

FQQ（友谊质量问卷）

这个问卷是想了解你与班上最最要好朋友的实际情况。下面每道题有 5 种选择答案，分别代表 5 种情况，请根据你和最好朋友之间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最符合的答案，并在代表该答案的数字上划“○”。注意不要漏答或错行。

在做之前，请先写出你的编号_____，你最最要好朋友的编号_____。

在做之前，请先写出你的编号_____，你最最要好朋友的编号_____。

题号	请记住下面评论的始终是你与你最好朋友的关系	完全不符	不太符合	有点符合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	-----------------------	------	------	------	------	------



1	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总是坐在一起。	0	1	2	3	4
2	我们常常互相生气。	0	1	2	3	4
3	他/她告诉我，我很能干。	0	1	2	3	4
4	这个朋友和我使对方觉得自己很重要、很特别。	0	1	2	3	4
5	做事情时，我们总把对方作为同伴。	0	1	2	3	4
6	如果我们互相生气，会在一起商量如何使大家都消气。	0	1	2	3	4
7	我们总在一起讨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0	1	2	3	4
8	这个朋友让我觉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好。	0	1	2	3	4
9	当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时，我会告诉他/她。	0	1	2	3	4
10	我们常常争论。	0	1	2	3	4
11	这个朋友和我在课间总是一起玩。	0	1	2	3	4
12	这个朋友常给我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0	1	2	3	4
13	我们一起谈论使我们感到难过的事。	0	1	2	3	4
14	我们发生争执时，很容易和解。	0	1	2	3	4
15	我们常常打架。	0	1	2	3	4
16	他/她常常帮助我，所以我能够更快完成任务。	0	1	2	3	4
17	我们能够很快地停止争吵。	0	1	2	3	4
18	我们做作业时常常互相帮助。	0	1	2	3	4

附录III

儿童孤独问卷

请认真阅读下面的句子，并对照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情况“完全是这样”，就在句子右边的 5 分上面画“0”；如果你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就在 4 分上面画“0”；如果“不一定”，就在 3 分上面画“0”；如果你“很少这样”，就在 2 分上面画“0”；如果你“从不这样”，就在 1 分上面画“0”。

从很不基完
不少一本全
这这定是是
样样这这



	样 样				
1. 我常常锻炼身体	1	2	3	4	5
2. 在学校里需要帮助时我无人可找	1	2	3	4	5
3. 我很喜欢下棋。	1	2	3	4	5
4. 我在学校很难交朋友。	1	2	3	4	5
5. 我在学校里感到孤独。	1	2	3	4	5
6. 我觉得在学校里被忽视了。	1	2	3	4	5
7. 我常看电视。	1	2	3	4	5
8. 我喜欢画画。	1	2	3	4	5
9. 班上的同学很喜欢我。	1	2	3	4	5
10. 我与同学相处得好。	1	2	3	4	5
11. 我喜欢阅读。	1	2	3	4	5
12. 对我来说在学校交新朋友很容易。	1	2	3	4	5
13. 我喜欢学校。	1	2	3	4	5
14. 我在班上没有任何朋友。	1	2	3	4	5
15. 我很难让学校里的孩子喜欢我。	1	2	3	4	5
16. 我在班上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1	2	3	4	5
17. 我在班上有许多朋友。	1	2	3	4	5
18. 在学校里没有人跟我一块玩。	1	2	3	4	5
19. 我在学校里与别的孩子相处得不好。	1	2	3	4	5
20. 需要时我可以在班上找到朋友。	1	2	3	4	5
21. 我在班上善于跟别的孩子合作。	1	2	3	4	5
22. 我喜欢音乐。	1	2	3	4	5
23. 我喜欢科学。	1	2	3	4	5
24. 我在学校里感到孤单。	1	2	3	4	5

附录 IV

FRIEND

请你参考班级同学的名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要求将你在班级中的朋友、好朋友、最好朋友的编号写在下面的横线上，每个编号之间用“，”隔开（如果没有可以不写）。



你的朋友编号: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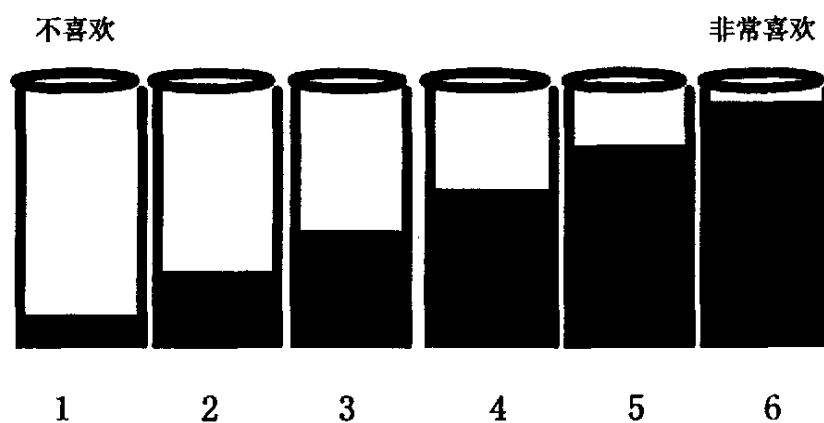
你的好朋友的编号: _____

你最好朋友的编号(只写一个): _____

附录 V

Ratings (评定)

对班上每一个同学,按你喜欢的程度进行评定。把每个人的分数填在他/她的名字后面的表里。
(附各班级学生名单)





后 记

落笔那一刻，我不禁问自己：三年来我成长了吗？那个怀揣梦想的我在悠悠几载岁月后成长了吗？

从99年踏入华师校门的那一刻起，满山飘香的桂花滋养着我，“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规训着我，莘莘学子的激情和朝气鼓舞着我，教授们睿智和求实的精神感染着我，我在华师清新厚实的文化氛围中畅快呼吸，自由地寻找着我前进的方向。

深深感谢我的导师周宗奎教授，是您帮我转向了心理学这一片新天地；感谢您一步步引导我们接触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与理论前沿；感谢您为我们创造了一次次实践的机会，让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初尝成功的喜悦；感谢您在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让我们能全心全意地顾及学习。导师睿智、谦和、幽默将继续影响我以后的做人 and 为学！感谢刘华山老师、郭永玉老师、江光荣老师、龙立荣老师、定险峰老师、郑晓边老师，感谢老师们对我成长的帮助。

感谢师姐赵冬梅，谦和、坚强、善良的你既是我学习上的良师、也是我生活上的益友。在我论文完成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感谢同级学友朱婷婷、孙晓军、蔡春风，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争辩、探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感谢我的室友，与你们走过的这一程是我人生路上最美丽的风景；感谢关注和支持我成长的每一位朋友，你们对我的每一份关爱将伴随着我继续前进。

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含辛茹苦地抚养与教诲，你们事无巨细地关爱与牵挂，你们默默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这些都是我成就学业的源泉与动力。

一路上，我就这样在众人的关心和扶持下逐渐走了过来。此时，交上这样一份透着粗糙与稚嫩的答卷，心却感惭愧，深感自己“厚积”不足，“博发”自不能达！“路漫漫其修远兮”，成长的路永远在我自己的脚下！

谭静

2006年5月于桂子山